







元史載白雲先生行實

已亥秋朱子相贈  
壬寅六月重裝



元順帝至元三年冬十月金華處士許謙卒



仁山金履祥講道蘭江上委已而學焉履祥曰士之

為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鹽既加則酸鹹頗異子來見

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於子耶

謙聞之惕然時履祥年七十而謙年三十有一矣履

祥嘗告之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

所難者分殊耳謙由是致其辨於分之殊而要其歸

於理之一又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謙由是事事求

夫中者而用之履祥既沒謙益肆充闡多所自得自



謂吾非有大過人惟爲學之功無間斷耳謙制行甚嚴而所以應世者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介而不僞通而不隨身在草萊而心存當世素志冲淡以道自樂浙東憲府聞謙名而不察其志辟以爲掾避弗就肅政廉訪使劉公庭直舉茂才異等副使趙公宏偉舉遺逸亦皆固辭趙宏偉在南臺命除舍館迎致謙將使衆僚多士有所矜式謙欣然爲之起而不久留也謙既東還以目青倦於應接屏迹八華山中學者翕然竊糧笥書而從居再歲以兄子喪而歸戶屨尤多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荆揚吳越皆百舍重趼而至謙

之教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以爲己爲立心之要以分辨義利爲處事之制至誠諄悉內外殫盡嘗曰己或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或有所問難而辭不能自達則爲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討論講貫終日無倦攝其粗疎入於密微聞者方傾耳聽受而其出愈直切情者作之銳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爲學者師垂四十年著錄迨千餘人隨其才分咸有所得達官富人之子望聞而驕氣自消踐庭而禮容自飭四方之士以不及門爲恥縉紳先生至於是邦必即其家存問焉謙素多



疾先是金履祥病革徒步往省之會大雪中寒濕及奔兄璟喪於廣信病增劇不良於行疾少間而神更清茂至是疾復作謂其子元曰伯兄以是月二十三卒我死殆與之同日乎及是日正衣冠而坐戒元以孝於母友於弟元復請所欲言謙曰吾平日訓爾多矣至此復何言門人朱震亨進曰先生視稍偏矣謙更肅容端視頃之視微瞑遂卒年六十八門人以義制服者若干人因其自號題其墓曰白雲先生謙字益之所著有讀四書業說二十卷詩名物鈔八卷讀書傳叢說六卷觀史治忽幾微若干卷皆行于世後

謚曰文懿

義烏黃氏潛曰聖賢不作師道久廢逮二程子起而倡聖學以淑諸人朱子又溯流窮源折衷群言而統一由是師道大備文定何公基既得文公朱子之傳於其高弟文肅黃公幹而文憲王公柏於文定則師友之文安金公履祥又學於文憲而及登文定之門者也三先生發人學者推原統緒必以三先生為朱子之傳適文懿許公出於三先生之鄉克任其承傳之重三先生之學卒以大顯于世然則程子之道得朱子



而復明朱子之大至許公而益尊文懿許公之  
功大矣

許白雲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四言古詩

白鳥六首 有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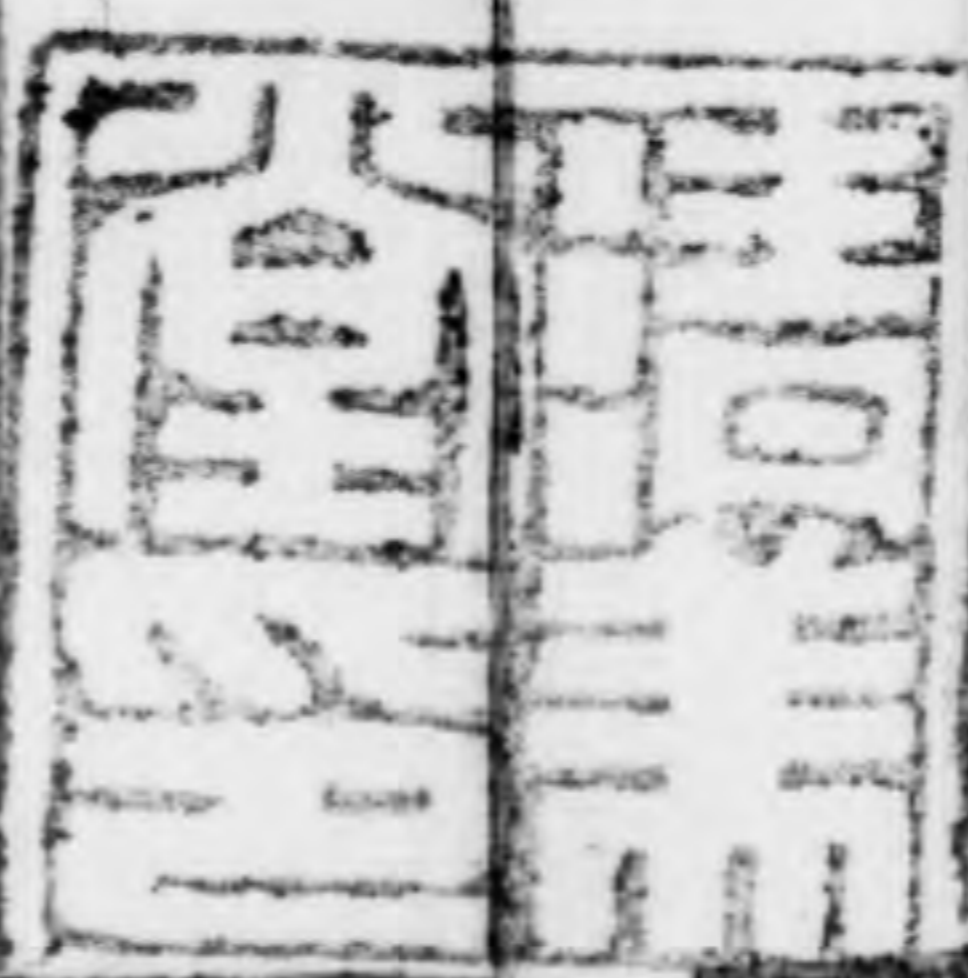
鬱松贈陶思齋任通波驛長

松澗

五言古詩

王申伯和此詩不會予意其言甚悲余心少  
之又作以終其說

上李照磨四首





酬潘明之

贈禽演周梅鼎

觀水

寺中有蔣身卿索詩即席贈

題曹提領湘靈廟聞樂見燈詩卷

遣興十首

送蕭仲堅隨伯兄赴江陰三首

次韻

次韻木冰

次韻景文杭州見寄四首

贈金月華

贈江行父四首

送高經歷八首

孔衍聖幼年能書大字以女妻之

趙天樂見示所著詩歌因賦短句奉贈

遊山二首有序

贈穎川趙璉十六首有序

送李榮甫知事遷淮西三首

送姜君澤赴浦江縣教

牧牛圖



孔濤巨源芻八世祖中丞擊蛇槐笏求詩

酬石林州判六首

送何雲巘

石門洞

思遠樓

華蓋山

中川龍翔興慶寺

幕過東津館

遊鍾山至八公德水

酬胡古愚三首

題蔣廟

舟中雜興五首

釣臺詩并序

送胡秋白衢州學正

送敬叅政

山中次韻酬馬生

採藥

贈相士蔣竹山

城東南有虎群行有司命獵者捕其二以獻

三首



種松

對竹

寄友人

用潘明之韻贈陶思齊

又用韻遣興

遊里城栖霞寺眾將遷書塾

蔣聲父和前韻後眾不果遷再用韻

酬吳正傳

五言律詩

莫春郊外

遯山先生挽詩

遊智者寺

贈關雲屋

戲題智者法師所浴瓶

次韻潘明之見勉之作

蕭兄臨行索詩即席賦贈

次韻丘巨道三首

金先生挽辭二首

鄭夫人挽辭

己酉余年四卜



花溪道中

浦川方仲觀入城從學繼入公門今歸侍親

求詩

秋夜

過太湖

偕璉城南晚望

七言古詩

次韻鄭性之遊多寶寺

題延月樓

酬潘明之

聞潘明之來錢塘因何先生行聊用寄懷

題金月華藥物火候二圖

贈滕玄一

再贈江行父有存

酬趙玉相併寄意方存雅

遊龍回寺碧雲堂有何無適草書

次韻方存雅登八詠樓感舊

立秋日寄趙璉

題趙氏復墳詩卷

送方存雅遊永嘉



送諸暨俞州判

馮公嶺

題姑蘇臺

雨花臺

春城晚步分我字

友人招飲榴花下

七言律詩

送焦達夫

贈王斗山

謝趙肅甫遺著

次韻潘明之易中

三月十五夜登迎華觀

青田大鶴洞

放棹行

自飛霞觀登積穀山

自江心回復遊西山

西山萬象亭

故宮

九月十七日登清涼寺翠微亭故址

春夜次韻二首



送余之問赴烏臺

次韻子昭

次韻王中齋登拱翠樓詩

秋莫有懷

次韻王景元春莫

寄許克勤

七言絕句

即席用蘇世賢韻送郭子昭

社日

哭空谷師

次韻潘明之秋思

舟中贈璉

過西湖

夜過黃泥渡

卷之二

賦

擬古戰場賦

序

贈李仲謙序

送胡古愚序



送郭子昭序

送林中川序

送尉彥明赴開化教諭序

送許克勤赴新昌教序

送遂公平赴武義教序

記

故朝列大夫婺州路總管府治中致仕朱公

壙記

行狀

總管黑軍石抹公行狀

治書侍御史趙公行述

卷之三

啓

答潘明之啓

上憲使劉約齋啓

回潘縣尉啓

賀趙松澗除行臺治書啓

賀蕭北野萬戶破賊啓有序

文

復張子長文



代副使趙公祭札忽解平章  
代副使趙公祭王仁卿中丞  
祭朱治中文

書

上宋經歷書

上李照磨書

荅胡正傳書

上劉約齋書

回南臺都事趙鵬南澆點書傳書

與趙伯器書

代人上書補儒吏

卷之四

論

學校論

朋黨論

雍姬論

說

夾谷可與字說

姚原魯字說

雜著



跋潘明之所藏吾立衍書素書

跋陳君采家藏東坡墨蹟

跋妙沙經

回南臺都事鄭鵬南浼點書傳書

跋趙閑閒註心經

書菴贊為石抹執中作

北野兀者贊

李齊賢真贊

題趙仲明神

趙昌甫詩卷

荅或人問

七政疑

八華講義

題節婦朱氏詩卷

詞

次韻潘明之祝英臺

蝶戀花

附錄

學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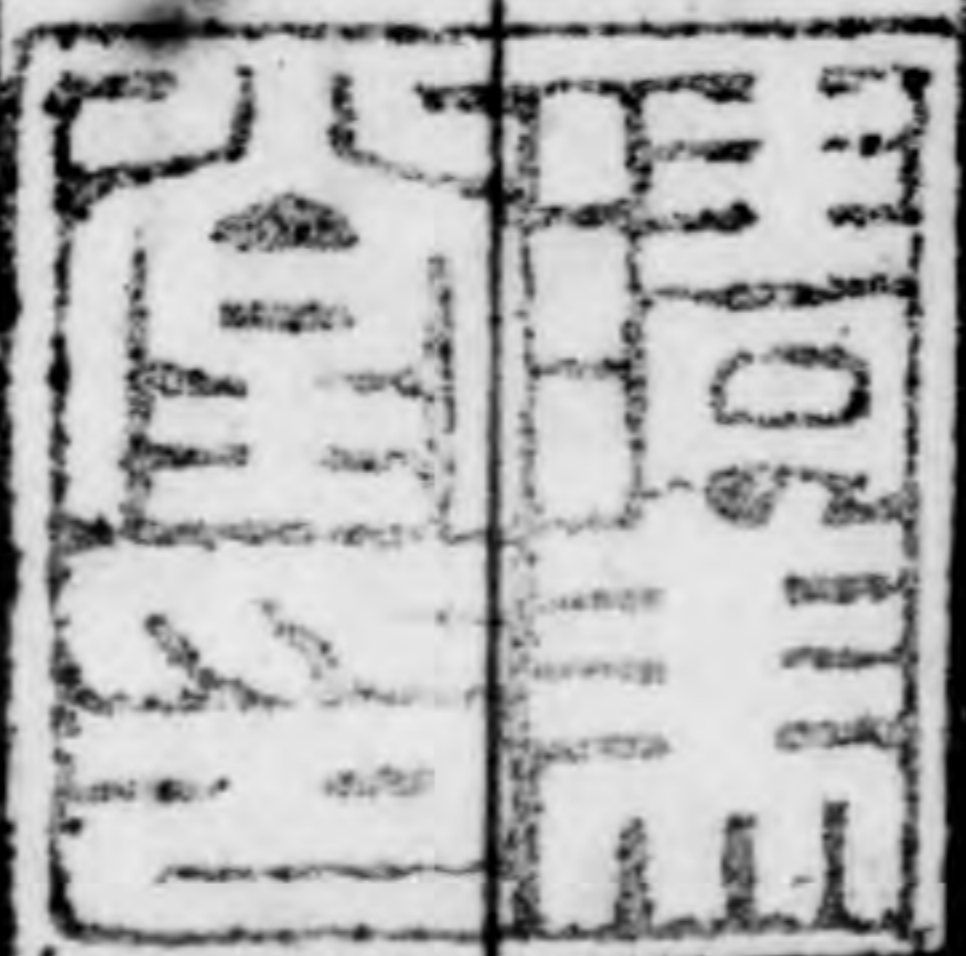
許白雲先生文集卷之一



四言古詩

白鳥

甲辰六月十一日



僕屏居陋巷一旦棟撓讀鷓鴣二章而有感  
因賦白鳥以自況

有白斯鳥生于林皋稜稜骨格鷩鷩羽毛母兮天方  
匪鷓伊鷓含哺忘恃哀鳴嗒嗒

嗒嗒哀鳴遷于壤木豈無好速敦彼獨宿渴飲而泉  
飢啄而粟聊樂我負亦曷云足

飄風自南霖雨既淫嶙斷山拔龍興海吟陞卵覆巢



林莫我深翹翕罔舉口禁若瘖

熒熒明星上麗于漢泛泛行舟亦達于岸維此好鳥  
所止泮渙控地決飛鷓鴣斥鷃

鴻鴈在渚鶴鴒在原物以群分維性是便尔鳴雖離  
尔懷急難無胥遠矣今亶其然

朝陽爰飛夕月戾止嗟彼燕雀厥志焉擬何天之衢  
側目萬里扶搖一冲時之侯矣

鬱松贈陶思齋任通波驛長

鬱鬱喬松在彼中林斲之礮之以榱以楹我材既良  
胡寧靡成日居月諸亦迭而逝謀猶孔臧廢拔斯萃  
奮然于懷耿耿寤寐泛彼栢舟集于西汜征夫遑遑  
予取予求爾言毋暴我心則休遙遙道途跬步斯舉  
悠悠天衢始振其羽聿其問津雲漢之渚

松澗頌趙治書自號

挺挺長松色正氣雄風雨霜露無能動容直幹摩空  
雲中之龍泠泠幽澗泉流石粲其則可掬寒不可玩  
孰云在山為江為漢維松之貞倚澗之清維德維用  
相須以成君子似之克彰厥名豈維棟梁苓珀千歲  
豈維澄源潤物平施盡其大全始出乎類秉心塞淵  
有緝其光本源之盛枝派乃長子孫繩繩既壽且昌



五言古詩

王中伯和此詩不會予意其言甚悲余心少之  
又作以終其說

壽夭齊彭殤逍遙等鵬鷄心室理未融役役空曠眩  
得志鄙榘題窮簷樂原憲道在體自胖奚必萬間羨  
天地一穹廬何適非所便廓然居安宅怡然觀物幻  
老聃亦達人以身爲大患誰謂杜陵翁乃有茅屋嘆

上李照磨四首

道原出於天合變無終窮群經載道器言異理則同  
民生有物則所要求厥中先幾在知止實踐乃聖功

心廣體自胖萬象皆春融寧爲四寸學坐想成玄空  
濂溪振遺響伊洛探玄旨龜山載道南江漢隔萬里  
乾淳號鄒魯三子森鼎峙皇圖啓昌運寰海共文軌  
得人道乃弘古今無不尔殊途固同歸遐邇均一視  
中原清淑氣世代生偉人伯陽孔子師千載今雲孫  
窮經入閭奧探道提綱綸襟懷洒秋月論議開愚昏  
大材古難用暫屈寧久伸要當推所學利澤均斯民  
東南互鄉子古道昔所慕悠悠三十年所向皆謬誤  
私淑得碩師引發使自趨鞭繩屢提掣遠道迷蹇步  
緬懷天下士一覩快披霧摠衣登公堂隅坐視朝暮



酬潘明之

鴻鵠凌青霄燕雀巢白屋凌霄志寥廓巢屋亦云足  
故人眇天涯歲月如轉燭昔爲交手歡今成斷腸曲  
嵩華日以高江漢日以卑道異謀不同何日傷別離  
書成情未盡路遠夢更迷相思溪水頭猶如送君時

贈禽演周梅鼎

星翁術多岐禽學出最晚舊云南陽公格物明萬變  
天經環陬維隱見易昏且大化運甄陶衆彙歸冶鍛  
人生固烝中安能外長筭周生儒家流心學理已貫  
羅縷角與根捷若緒抽繭謂我四十年始晦終且顯  
我生逢百憂子語堪一莞聖賢不言命言命固已淺  
富貴安可求有義當自勉子今方壯年所志在高遠  
挾此任所之侯門有青眼

觀水

江源可濫觴萬里會流派海鉅莫能量有容德乃大  
寺中有蔣身卿索詩即席贈

豫章吟悲風古刹響哀梵空谷厭劫塵涅槃成一浣  
平生友于情一夕嗟夢幻升堂哭遺像退坐起長嘆  
誰歟身卿翁儒雅閭里冠屢出文字語聊復解悲惋  
對床聽風雨咄咄夜達旦月落雞三號誰歌白石爛



題曹提領湘靈廟聞樂見燈詩卷

重華陟遐方馬斃車折軸娥英失所天往殉行且哭  
聲疑衡山雲泪染湘江竹夫君不可見異穴嘆同穀  
廟食三千年境土惠徼福事久竟忘哀幻化驚耳目  
音響鈞天和光景清夜燭曹公駭聞見三月食忘肉  
簫韶久已絕豈假湘靈續誰能寫新聲如彼洎在濮  
尚憶開元君能傳羽衣曲

遣興十首

光景何匆匆志意空曼曼百年能幾滿歲月倏將半  
起坐夜嚮晨何由夢公旦中流樹砥石湍激從汙漫  
未迴南楚轅徒起北門嘆

秋日常苦短秋夜不可闌葉鳴迅風晚虫怨零露寒  
月白天炯炯振衣起盤桓山川出浮萍翳彼明不完  
幽興中道絕百感來無端何當誅豐隆致身無羽翰  
清光亦何私不照方寸丹

少年學老農旦暮言耘耔種深本難拔糞力生易滋  
良苗勿振長惡草煩芟夷天時且豐歉人事更扶持  
勿備待日至厚歛非所期豈必務廣德地力窮鋤基  
惜哉無負郭稼穡寧不知

猗猗澧有蘭馥馥沅有芷獵獵石上蒲泛泛水中芰



鮮鮮三徑菊旒旒百晦蕙來掇集眾芳粲爛成雜佩  
佩服何所從將以待君子

東家有處子二十不踰閨婉婉聽姆言將欲備四德  
錦機織回文字古人莫識蘭麝熏衣裳閨闈謹容飾  
良人仰終身寧不慎所適膏沐豈為人自脩女子職

蓬生衆麻中不扶能自直寒窓效蠹鑽孤陋寡聞識  
古來貴尚友萬善在熏炙古人不可見今人豈易得  
千載遙相思空使我心惻相思令人瘦相思令人老  
人瘦尚可肥老大徒自悲

淵明千載人犖犖瑚璉器世醉不可醒杯杓聊卒歲  
高風起庶隅終古誰足岐聖入道中庸用舍由禮義  
甘心事麩蘖沈酒祗自穢樂生亦知言名教有樂地  
拾金復擲金爭如鉏不顧子魚惡能庶強制情已露  
向非迫畏友晝攫亦何懼平生有心事狼籍見遲莫  
經德安可回所履在平素

春風榮衆芳秋露悴百草羲和策日月急疾兩飛鳥  
枯桑號天風倏仰波浩渺氣流物隨化金石不自保  
人生寄蜉蝣時邁胡不老天地有終窮微眇何足道  
乾坤無停運清氣日夜生人居覆載間所息能不萌  
握機養天和持守如捧盈得喪固有命寵辱何足驚



一身磐石重萬鍾浮雲輕丈夫有志願誰謂吾無成  
送蕭仲堅隨伯兄赴江陰

朔風集飛霞歲月倏云已芸芸萬物機亦各復根抵  
胡爲北征鴈一舉成千里澄川稻梁肥雲水渺難洙  
靜集鳴相和允爲得所止

紫陽有遺書秘啓天地根描摸失真趣議論徒紜紜  
仁翁繼的緒夢奠嗟不存皋比淑至道與子昔屢聞  
要在足目到言語何足云

交際須得人市道亦何益張陳古英士豈不重金石  
一爲利所移德怨曷以旦夕輔仁可無友獨學終固僻

唯應鮑叔賢俛仰嘆陳迹

次韻

丙午

朔風漠沙白瘴日越荔州出門萬里道爭似二頃田  
拜塵素所薄知命復何言鄙夫競聲利石火寒無烟  
清風桐江水捷徑終南山丈夫時用舍所貴無泚顏  
得喪固一瞬芳臭俱百年坦途有覆轍窮哭誰復憐  
乾坤渺無際我身蠹其間浩氣貫元化漸著豈不關  
見可乃合道行險祗自殘平生作霖志詎肯懷土安  
風雲有嘉會時至容何難君看激海鵬振翮青霄端

次韻木冰

正月



堯甸九載水商郊七年晴灾祥氣所致治世何重輕  
方春時始和嘉樹條垂冰霰飛集杞柳雨溜凝松楮  
脩銀奮龍瓜圓玉剗皎精恠招越犬吠寒起巴猿憎  
交薄粲精瑩睽目一色盈虛北激爽籟木杪琳琅聲  
上天命靡謀怨咨非由人餘寒自凝沍生意中敷榮  
殷雷發丙夜群蟄豈不伸渾淪幹大化竅妙未易明  
允矣理昭昭誰歟視昏昏元元繼無息乃見天地心  
運行烝適迓變見成稷氛勾芒臧木正歷日甫及旬  
聖人體天道尚德不尚刑木冰紀麟筆竹帛垂魯庭  
王正今再書徵古聊慰心咎夔集天衢秉令如雷霆  
仁風動六合趨走星火奔支離可攘臂暖日脂車輪  
東郊滿芳草載驅適我情胸中勿芥蒂官府如冰清  
次韻景文杭州見寄

窮通豈人爲有命在彼蒼索居際良會晴日消寒霜  
內求德乃備粹玉先光芒古友安可尚千載空相望  
茂陵智哲翁多欲不自知少君與五利荒誕夫何疑  
大藥可立成篤信猶兒癡屢失求愈切至今人嗤  
神方苟可得我輩何憚爲

我生逢不辰知學况遲暮猥器抱謏聞達者肯一顧  
榆陰得先覺知我乃有素冠佩叅翺翔策多警悟



孤山友寒梅清質不受污遺我長相思誠以夙夜故  
久交竟不忘相勗言愈苦自憐春絮狂風雨漬泥土  
自卑志易荒勇鼓氣乃倍富貴倘固有鼎味終染指  
蓋棺事方定禍福可預計譬彼陰陽流屈伸理相繼  
豈不爲身謀風波有危事安能鑿二窟詭道收薛貴

贈金月華

歲丁亢偏陽祆魃肆大厲不雨更八旬赤地且千里  
卧龍樂寒淵雷電駢不起泉枯土山焦地墳名木死  
碩茲咫尺苗秀實何所恃豈惟生怨咨溝壑有老稚  
月華探道窟陽雨能力致從人預爲期膏澤應時至  
人心與禾稼蘇息兆生意胡爲天瓢慳長風捲晴霽  
願君再作霖歲事斯可濟

贈江行父

有朋遠方來傾蓋語已契紛紛燕雀間聽此孤鶴唳  
中扃湛淵水窺測渺無際接人氣雖和自律言頗厲  
爲言君子交相與期晚歲珠玉生光輝願我形頗穠  
康莊多風塵窮巷絕車轍慷慨感前脩探素心屢竭  
干將鼓洪鑪不化凡冶鐵泰山萬仞高企足藉丘垤  
意長時苦短回首暮光滅

海爲百川歸流派各有源清濁豈不異皆可觀其瀾



威儀動三千意象非一端要知霄壤隔乃在毫釐間  
畢公勤小物垂訓古不刊

予抱經濟具我有丘壑情半生猶滔滔兩鬢俄星星  
林間十畝地坐笑觀枯榮白雲與流水無心誰能爭  
君看岐路多執轡慎勿輕奮策當坦途毋使侵榛荆

送高經歷

清風振千古警省懦與頑犖犖柱石器盍置廊廟間  
江南山水窟適意聊盤桓故園松栢思轅駕孰可攀  
鳳池有所待驥足那得閑

世南行秘書孝先五經笥上下千載間網羅無遺事  
高談驚座客揮麈發精義困泉浩晝夜混混達源委  
鯁生時摳衣一見心已醉

芙蓉泛綠水優游東海瀕天風一披拂七郡涵餘芬  
行人思總馬辟易清路塵魍魅凜秋霜民物熙陽春  
甘棠有佳蔭雙檜長輪囷

膺門賢可登融座客常滿文章有小技揚善棄所短  
何地不生材文木雜櫟散兌爲爨下薪匠石曾一莞  
匪謂成棟梁時人已青眼

少年苦跋涉中歲頗悅道秋霜苗未實播根恨不早  
乾坤恥無際至理日探討蒙頭媿種種義娥復佻巧



誰能分刀圭使我長長老

昔年黃叔度量若干頃陂一時英俊人那敢輕牛醫  
終南多隱士捷徑肆罔欺承稔亦高識至今人所嗤  
君子病無能何患不已知

簡珠混泥沙賢否未易別緬懷貞白姿飾外祇自潔  
蹄涔生十波一勺固已竭燕石擅美名和璧正遼絕  
每聆許與辭媿汗幾耳熱

網紀需碩材曹掾非冗食胡爲鄉校選乃及山林迹  
蠅營非素願蝟縮已成癖南州徐孺子不愛公府辟  
亦感際會恩終身以爲德

孔衍聖幼年能書大字以女妻之

玉樹生階庭英材挺天秀九齡書大字學業日已富  
東床有妙選嘉耦聖人胄洙泗後淵源力積乃能究  
勉哉南宮客白日不可又

趙天樂見示所著詩歌因賦短句奉贈

神人栖三山噓吸備六氣表裏冰雪清欬唾珠玉瑞  
先生天下士逸氣欲蓋世糠粃玄端衣珍重紫霞帔  
手抉雲漢章道啓天地秘喬期眇何許心遠神與會  
脫畧塵俗語寧識烟火味大篇富而溫短什清且麗  
瞥見眼爲明三復心已醉大道貴玄默名教資論議



損之至無爲左言無乃累緬懷赤松遊泉石形夢寐  
窮巷守環堵扣戶時問字直欲外形軀烟嵐挹空翠  
至寶勿發揚固塞婦一致胡爲尚啾啾彞典敢無畏

遊山二首

九月十八日訪疎寮于盤溪偕趙肅夫及其  
子璉何仲英先行遯山策蹇馬追及拜北山  
遺像夜宴座中楊舜舉善滑稽與遯山應酬  
不倦夜半羅蘭似醉歸

霜風搖疎林木葉翳荒徑烟開山色明日出天宇淨  
行同二三友緩步入幽巖亦有童冠從彷彿春服盛

後期策駑駘蹇足心還潭峰回路幾折脫纏逢石磴  
主人雅敬客一笑出相迎門庭對虛廓豹畧壓澄瑩  
緬懷百年人嘉遯樂天命盤溪異莘野玉帛謝三聘  
升堂拜遺像生氣凜可敬睥睨神欲交鑽仰心不競  
猶餘滿案書鉛槧精考訂昌哉賢子孫對客且涵泳  
須臾肆華筵列坐以齒定肴核豐豆藟魚肉富盤飮  
勸酬逾十觴壘滿鉶肯罄劇談屢絕倒隱語若響應  
醉客騎馬閑夜久奎已正鋪床對窓月樹近影交映  
見聞絕囂塵夢境亦清興曉起還看雲此樂殊未竟  
穎川趙璉從予遊逾二載復同夜坐草亭考索



理義始至大辛亥十月癸未至皇慶壬子五月  
癸丑而止誦講之餘時相與步武庭中倚樹凝  
立仰觀俯察莫匪佳趣間以所見輯成韻語得  
十餘篇於璉之行書以贈之

明星懸樹端白月在戶外坐覺群響空默與萬象對  
化流滿寒廓境寂得清粹涼風颯然來動物各有態  
人涵天地心此意有誰會

鴻鴈西南翔清叫哀夜月長風吹羽翰日短影孤滅  
美人眇天涯音書中道絕欲成新合歡豈願長契闊  
有力日可追有志山可移所思勿棄置亦有相逢時

北風吹庭樹顏色日慘烈豈必驗枝條根株意寧絕  
粲然作春榮所養在消歇苟非終夜存膏盡火隨滅  
風霜門外多爐炭室中暖欣此清夜永任彼寒日短  
浮塵自憧憧五色紛過眼靜極樂則生窮陰見剛反  
雨來鳴四簷擊柝聲忽五捲書成燕坐繼燭且晤語  
誰能理枕衾聊復議今古彼哉心不存清響乃愁緒  
寒梅五樹花粲粲仙子魂昆吾切玉刀鏤刻無纖痕  
潔脩最所敬况復揚清芬窮陰塞宇宙微陽挹孤根  
群林正僵立生氣獨若神後塵殿兒女朱紫何紛紜  
勁草居疾風下偃非可倫人能我則效尋丈徒云云



浚深及寒泉圓梵涵老瓦泓然出清泠脩綆木吳下  
未能極甘冽聊亦濟九夏潔泥窮根源引汲復誰捨  
角尾備龍形奎參陳虎迹玄龜東矯首赤鳥南奮翼  
垣墻限異居列守各有職昏晦明冬夜荒烈乃夏日  
紛張若無序四向皆拱極錯綜固萬殊至理本歸一  
朔風厲中宵洒牖聲瑟瑟推簾有竒觀上下銀一色  
秉燭處處簷呈巧猶六出春回日未多到地亦瑞物  
鏤玉不受塵貞質天下白願言潔其身視此以爲雪  
營營晝陰遄膏火繼不足研磨豈苟苟厭此春漏促  
發端未終竟落日亦已速更宜坐須臾無負數寸燭

晨雞催我眠春鳥呼我起無端倪更籌酣寢非所喜  
古道迷荆榛本來直如矢剪除須累工寧可旦夕俟  
百草生階庭蕪穢苦不治紛拏亂人思日夕事媻雜  
或云勿剪除交翠總生意物具理即存觀者安能泥  
苟能探中和所在達源委

好鳥鳴春林出入百如意人能脫卑汗卓爾忘物累  
盤錯雖紛綸百慮歸一致萬變攻我心所秉元有義  
宵漏四十餘疾急不可駐役夫昧昏夜成析迷風莫  
商頌歌悠揚未足發崑趣竹徑流疎螢蕉葉瀉清露  
咿呶遠雞鳴蠅聲無乃誤



雲行竟太虛澍雨灑下土豈惟稻與梁餘潤及草莽  
一物失沾濡厥施猶未溥大鈞陶萬彙寧復問爾汝  
用之盡吾仁先後宜有序

美材非不多礱斲有所待尔生能清淑如白可受采  
靈明瑩照夜汗滓波翻海精探復力脩歲月德可改  
罔念固作狂勉勉敬與怠

朋從固有道聚散亦有期不遠千里來在毋踰再暮  
豈惟窮訓詁亦復語顯微愛子量可容愧我無所施  
大達雖九達捷徑嫌多岐剛明履中正君子貴自持  
我亦觀爾成豈忍言別離尚須勤寄書慰我旦暮思

送李榮甫知事遷淮西三首

長松生岡陵質與風木異春和猶凜然况處風霜地  
塵埃飛六月豈足爲我穢一雨洗蒼蒼凌空氣尤厲  
峩峩惠文冠所任在鷹擊立仗或不鳴首尾較得失  
民風已澆漓得情良可惻尚須一分寬但勿踰限闕  
淮水出桐柏浙江發東陽期會至滄海千里遙相望  
源澄撓不濁水德固可量願將此清泠溥施彼一方

送姜君澤赴浦江縣教

儒生解明經地芥拾青紫今古不同途進取頗殊軌  
尚餘庠序師亦藉文學士彬彬渭川人自誠聊復尔



時猶困積薪世乃収苦李浦陽隔山雲相望踰百里  
首藉富朝盤芹藻動秋水振鐸揚教聲衿佩若婦市  
買骨天馬來寧假終日俟倘遇玄英翁問訊今何似

### 牧牛圖

木葉紅欲落野草青未枯健犢起跳浪脫桔行江隅  
牧人善防閑爲擇牧與芻母牛徐掉尾煦嫗鳴相呼  
阿童得所托靜中樂華胥豈惟置簞笠乾坤一蘧藤  
苟能物付物拱默湛如愚

### 孔濤巨源携八世祖中丞擊蛇槐笏求詩

茫茫宇宙間一氣陶庶彙流行有天常偏駁乃爲冷  
惟人萬物靈順正補其弊所以致中和能使天地位  
中州際明時和氣興善治偏成或湮鬱迭彼西北裔  
神人糝雜居詛盟成蠱媚恠虺墟琳宮奔走傳詭異  
潔牲祀朝夕牧守率群吏孔公聖人胄天質抱剛毅  
直養氣已充平素有集義憐彼鯨人愚惡此醜物厲  
抽笏奮而前一擊首隨碎壯心發陽剛排斥陰險類  
諒茲咫尺簡寧比劍戟利敬存勝百邪妖孽何所避  
遂能格君心蹇蹇居諫議君家愛甘棠什襲傳八世  
豈惟子孫珍觀者咸起畏勿徒寶此傳肖德惟尚志

### 酬石林州判



熊耳在長源達河入于海滔滔窮晝夜浩浩潤千載  
游滓泥不行感嘆歲月改洒然見清泠流派知有在  
舉目泰華高足疲苦難到剛毅久不渝白刃斯可蹈  
君能握要機一蹴已深造振衣千仞高何適非笑傲  
核中自懷仁日夕長根幹扶踈茂枝條本一末盈萬  
一葉異顏色元氣已不貫是中毫釐差遽尔生死判  
簣虧不成山敬勉何敢玩

大道固如矢多岐亦生疑登天雖無階累土當有基  
得才爲我才所貴不自欺茫茫萬里途脫轡空驚馳  
黔黎多昏蚩無情尚竒詭片言未易直前角後或掎  
紛紜雖百端折衷固有理彼有虞芮田荒蕪白雲裏  
平生鑄干將未得歐冶訣春臘形粗成一割刃已缺  
安得百鍊剛發硌光電徹就君乞刀圭爲我點凡鐵

送何雲巖

采采泮水芹握手同遊遨重來二十年相對嗟二毛  
丈夫當自強豈肯埋蓬蒿子今誠壯遊快楫乘飛濤  
神州集英俊諒亦容吾曹良璞宜待價日夕慎所操  
是耿耿自晦不可韜飲子白玉卮左手持蟹螯  
天風吹黃鶴佇聽鳴九臯

石門洞



清溪護連山雙壁鎖幽洞初登憂徑險小入喜境空  
木落猿攬驚叢卑禽鳥弄磴行幾盤折彷彿天籟動  
蒼崖倚空碧仰睇石流澗分張山露輕翕聚曾縞重  
變化態萬千敵地風雷闕粵從混沌鑿天造景已貢  
仙靈擅虛寂緘閱未忍送賢哉康樂翁爲洗塵俗夢  
胡爲百年後樂與來者共我來屬久晴泉瀉溢如凍  
巒氣噴林薄睇目作寒靄舟子招我行風疾纜欲縱  
後期當何時坐對玉蟬竦

思遠樓

玄樓矗城端簷影墮水涯憑闌對堤草鳴櫓飛浪花  
舊聞會昌湖一望十里賒藩籬孰定地相入如犬牙  
河間尋丈波僅可通行艇芙蓉已銷落寒水浮枯葭  
佳景不及遠興思重咨嗟夫人各有思所異正與邪  
潮汐蕩瀉薄鄭衛生涯哇君子善發慮身通心則遐  
徘徊興未已古木啼昏鴉

華蓋山

群山如斗形華蓋氣獨壯奮身地勢高目極天宇曠  
周回萬象澄一一來獻狀中江漾孤嶼瀕海橫疊嶂  
樓臺市中居棋列相背向烈風攪蒼林落日鳴白浪  
蜃氣薄浮雲溟濛杳東望長濠浸寒水短楫起漁唱



同遊豈特達竟爾忘得喪山下出蒙泉夷坐待清漲  
一掬襟懷空自謂羲皇上

中川龍翔興慶寺

孤嶼浮中川晝夜汨潮汐何年地維裂中斷洲渚失  
兩峰峙東西蔽影互朝夕浮屠據稜層梵宇絢金碧  
飛龍迫風雷曾此一憇息昔時柱桓居今作大士室  
了師擇靈地為假蛟鼉窟聚沙合舊港連亘如片石  
山扉夜無關神物便入出亂流携故老一一訪陳迹  
軒亭倚葭葦濤浪倚几席豫章號棲風篠蕩翳寒日  
憑高慨今古天海相蕩激景在人易非悠悠意何益

暮過東津館

薄暮下東津灘急舟劇箭漁燈互明滅隴月時隱見  
清颺從東來涼氣襲我面目送兩山青天長淨如練

遊鍾山至八公德水

悠悠鍾山雲朝夕碍我目褰衣試一徃行與雲相逐  
駟馬出東門十里至山麓幽人昔已亡誰能繼芳躅  
猿鶴乘古林鼯鼯嘯深木彼哉西方人胡為擅斯谷  
豈云事幽棲政爾眩華屋泓泉抱何德濁熱供一沃  
巖回屐欲倦小憇倚脩竹涼颺自披襟佳興亦云足

酬胡古愚三首



扁舟下吳會來看鍾山雲文名久籍籍千里期遇君  
笑談屢欵暱所見副所聞襟懷秋水淨氣宇春日溫  
試看一鶚舉肯與九鳥群瀛洲豈爲遠薄言采其芹  
乾坤自闔闢文章乃經緯郁郁稱宗周趨下日以弊  
風氣有淳漓恒性固無異盡心全此天言語亦餘事  
脩辭擬盤誥微理猶恐泥羨君嗜古學搗筆發清麗  
源浚流且長唐虞力能致

秋風迫歸燕宵露泫衰草我留清溪曲君望雙溪道  
會合已恨遲睽離奚遽早論心議千古何時一傾倒  
爲我謝白雲猿鶴故應好

題蔣廟

乾坤孕群象形鉅氣乃異蒼龍蟠良維雲雨爲物利  
因神姓此山依馮兩相濟豈惟托幽靈固亦秉忠義  
死分在一時廟食終百世英風久愈彰邦邑共徵惠  
豐碑樹松陰圓蘚護新翠已吹帽節來此宜小憇  
山光倚空碧耿與秋色對黃花雖未多聊復成一醉

舟中雜興

冉冉江上蘆離離路傍草霜露侵衣裳何用涉遠道  
鴻鴈方有序孤飛任林表豈不顧其群長風翻難矯  
琥珀能拾芥頑鐵亦戀磁人生志氣合寧獨不似茲



道義固可久世情終易移感應理有常君看雲雨施  
寸心諒匪石懼彼不我知

亭亭嶺上雲玄鶴相與飛俛啄戀故巢不得從雲歸  
秋風颺黃葉飄飄各何之蠶糧事遠遊在昔聞斷機  
栖鳥辭茂林徘徊更依違悠悠兩江水共此明月輝

崑崙萬仞高我欲遊其巔有道固坦蕩茅塞誰使然  
駕車審中路力策亘可前予今行幾何進退日月旋  
上可顧八表手援咫尺天實理乃真見彷彿誠虛言

嵐烟紫崔嵬波光滉潏星宿懸虛蓬雲雨暗逸槩  
震澤商氣深雄風駕濤浪白鷗與蒼鴈來往同簸蕩

吳潮海門闊飛雪噴秋響重重越山迎汨汨溪流上  
舟行歷旬日佳景閱萬狀孤征抱結思所感動悽愴  
安得同心人詠歌共清賞

釣臺詩并序

子陵先生抱超世絕俗之姿糠粃世事視萬  
乘如一介富貴尚安能淫之乎侯司徒乃欲  
日暮自屈語言誠癡語也雖與之素舊豈足  
窺其際哉知先生者光武一人耳三聘而起  
論道故舊言不及政自擬巢父以明素心光  
武固怏怏不能終屈先生則遂其志矣世之



論者謂先生以風節自高而厲當世愚未嘗  
不以爲過也若是則有爲而爲之耳夫天之  
賦於人者有分自聖人能全其天下是則以  
其得數之多寡而成性雖問學漸磨去泰甚  
猶不能反於全先生得天之清淳澹泊而成  
性者也鱗潛深困鳳鳴高岡安其所遇紛紛  
游塵誠不足以免之不然則光武賢君也少  
與共學以光武知先生之明先生豈不知光  
武之可與有爲乎以賢人之招而不屈可與  
有爲而不爲是矯世立名者豈先生之心哉  
在庭俊乂各司其局可以守成際時清明足  
遂高蹈羊裘耕釣樂我天真奚必以汨汨以  
易所性所以縱言不屈率意放禮正欲示不  
臣之意也至於廉勵漢末興起節義固其高  
風有以動之此則仁人利益後世自然之效  
非先生素期其如此也某嘗七過釣臺之下  
而不獲登皇慶二年十月六日歸自金陵始  
獲瞻先生之像於堂因追論先生之志而系  
以詩

盜莽絕炎運  
霍熒煽方熾  
英雄各懷忠  
韜匿有所遲



真人一呼間風雲浩無際浮埃掃妖蘂盤石奠神器  
先生淡無欲耕釣聊避地俯首千仞岡一莞群士戲  
故人正九五樂與共天位棟梁及梓楠堂構亦粗備  
龍遊白雲鄉美豢寧受繫事君當盡禮豈不熟茲義  
胡爲夜牀足加腹罔敬忘羊裘有何樂若是志乃遂  
高節全一時善利自百世桐江眇舊遊山水貯清氣  
升堂挹餘風塵心等蟬蛻

送胡秋白衢州學正

東陽有佳士簪盍鍾山下變文攜風雲論事共樽俎  
爲言諸孫行二妙皆作者有懷不可見情若江流瀉  
今此逢少君秋月澄霽野儒術久不振屏棄如土苴  
泮林雖儲材楛棘亂梧櫝固當距設行扶植歸大雅  
太末古名邦生才今豈寡善性水同趨範模待良冶

送敬叅政

大行亘中州上有千丈松稜稜歲寒節豈惟動春風  
力可回萬牛材大古所庸爲國作柱石屹屹扶棟隆  
秋霜凜清寒忽化作霖雨悠悠潮嶺間草木得其所  
上天仁萬物寧徧覆西土旦夕均四方雲行施此普  
環堵陳簞瓢類亦礪清節皇皇駟馬車時委窮巷轍  
勤渠義方教誤立門外雪一旦冀北空報德惟自索



旂旄樹朔風祖道車百兩衆賓對膺舟帆舉纜已放  
今宵使星出耿耿魁柄上鵬翼若垂雲楚天眇四望

山中次韻酬馬生

學道如登途進進不可止轍迹每多岐驅策宜審是  
古來爲己學不怨人不以理義丈夫心聲利兒女喜  
賦質雖人殊秉彝固天啓發蒙自得師乃可聞義徙  
時時受提命旦旦易聽視不見雄雞冠亦有犁牛子  
所以先覺言取友尚論世老魚怯龍門終在萬壑底  
平生若臨川無楫莫知濟知濟謬悠身俯仰祗自愧  
馬生勲業曾所稟當有異青春且努力白日不足恃

要須積厚風堪負大鵬翅我來爲山色涉澗漱屐齒  
歸休旬日間頽奪塵俗氣胡爲浪驚喜松下擁車騎  
此中無捷徑寧以是心至學士希聖賢如晦後晴霽  
顧子方望洋渺焉莫窺際擿埴難索途因親宜慎始

採藥

亭亭北山松宿靄蔭深碧蒼根走虬龍巨榦盤鐵石  
平生棟梁具不受霜雪厄兔絲得所附裊裊掛千尺  
流脂入九地千歲化琥珀我欲掇其英俯仰費搜擿  
紅爐轉丹砂石髓變金液但恐茫昧間圖驥不可索  
意長時苦促雙鬢日夜白刀圭或可試習習在兩腋



蓬萊三萬里詎謂弱水隔他時來山中故老應不識

### 贈相士蔣竹山

我昔河內家舊有知人名遺書滿天下誰能得其精  
蔣叟從何來自托老門生知我三十年少晦今當明  
燕頷侯萬里爲肩列蓬瀛世無貧賤人安別貴與榮  
我分已無聞子言良可驚何以贈子歸妙論不在形

### 城東南有虎群行有司命獵者捕其二以獻

陰風曠晴空群虎不畏逐豈惟牛與羊亦有山婦哭  
昨日當道行今作柶上肉群兇未盡去何以慰荼毒  
長林肉醉後怒目方負隅何人奮強弩一矢糜其軀

舊聞裴將軍日斃三十餘何如弘農郡負子不待驅

市人何喧喧縛虎入門闐前驅挾弓矢炳蔚尚光彩  
操刀競屠割童稚亦稱快平生百步威狼籍今何在  
世事無不然聞者足以戒

### 種松

青松如秧針植在山之蹊豈惟娛心目歲寒以爲期  
未飽雨露恩那識棟梁姿蓬蒿塞三徑埋沒誰復知  
秋風墮百草秀色不少衰雖然咫尺根已見佳種奇  
君看二十年腰大數十圍雪霜挺堅操雲漢擎高枝  
時有白鶴來凡鳥那堪棲兔絲與凌霄冉冉相附依



青松本貞固不逐衆物移大器固晚成何用嫌莫遲  
願言堅汝節黽勉待歲時

對竹

主人樹脩竹近在桃李場賦性雖不同相友庸何傷  
陽春破桃李紅白爭低昂無言自成蹊相媚色與香  
何心伴幽獨徒引蝶蜂忙此君心本虛寧逐春風狂  
咄嗟桃與李開落那能常

寄友人

丹鳳止高岡衆鳥其戢羽昂昂九臯鶴下上得所附  
江南竹實多朝陽自軒翥延頸戛然鳴四顧失其侶  
豈不念相從天闊無處所鳳兮歸何時恥與鴻雀伍

主人厭城市愛此林泉居下有石一拳上有松數株  
念茲冷淡物可伴憔悴軀所期在晚節俯仰足與娛  
我心不可轉比石堅有餘峯頭問長松歲寒知何如

用潘明之韻贈陶思齋

黃花狎秋霜正色凌寒柯淵明千載士風流今幾何  
雲仍踵芳躅餘子不足多老魚在澗谷尺水無巨波  
遠游有壯志拂劍鍾山阿何當快翱翔爲子擊筑歌

又用韻遣興

秋山撼虛林秋水揚素波緩衣踞蟠石怡眄庭樹柯



方景良可惜去日亦已多天寒道路遠柰此兩鬢何  
興來勿引酒醉飲空悲歌丈夫有志適慷慨捫太阿  
遊里城栖霞寺衆將遷書塾

世途眩聲利俵俵畢昏曉平生嗜岑寂夙昔事幽討  
束書扣禪扃問字來鳥道豈期猿鶴驚可厭鼪鼯嘯  
避險辭窮林搜竒得遙島巖巒互起伏郭郭若環抱  
泉深源乃長山靜色更好路窮佳境出人遠塵跡掃  
木杪棲莫霞雲根被秋草梵宮消歇餘別室結構巧  
道人謂余言寮閭非所寶我忻得所止彼此尚奚校  
本心若困水澄湛勿敢撓旣放豈易求唯靜乃能保  
耳目各有官外亂中必擾所接絕紛華高明宜可造  
至虛養吾全有動中其要學在謹操存寧復蘊神妙  
此山如有待殺齒今始到歸來二三子不樂空自悼  
蔣聲父和前韻後衆不果遷再用韻

山虛風擅秋林靜露涵曉樓居樂清淨簡冊肆探討  
豈云尚幽棲盍亦庶聞道楚然空谷音爲發蘇門嘯  
黃花成久要紛披樹烟島落英入齒頰清風溢襟抱  
石間清芳泉可使顏色好南山有畸人閑戶獨却掃  
中車招我來雲邊更瑤草我將飛佩遊誰構如簧巧  
爭誇魏有珠不悟楚無寶子輿昔尚友從事犯不校



一勺覆易空千頃濁難撓是中存幾何胡乃不自保  
潤澤普沾濡小草自膠擾君看擊海鵬霄壤隨所造  
車中有幾馬御者控機要事如樞得環闔闢用皆妙  
願茲天衢遙非可一蹴到甚矣猶自欺卑哉亦堪悼

酬吳正傳

激江揚清波秀氣產佳士學優言更卑神峻志無淡  
求道本五經尚友論千禩文詞珠玉價璀璨光燄起  
焉能遂倒瀾抱璞良有俟咸韶亂桑濮益益喜壘洗  
大道無晦明斯人有臧否乾坤斡元化晝夜川逝水  
總總散萬殊昭昭歸一揆巨細含分差毫釐辨疑似

是中有卓然可變非至理從容適中和極樂非可以  
要須齊足目豈必務口耳真積乃有功兩馬却成軌  
某也獨何人佔畢聊復爾晬晬謬黑白前却昧所止  
輕塵栖弱羽歎蕩天萬里日莫途且長心遠迹自適  
佳篇出壯語三復興愧恥古人吝許可名實貴相擬  
汝南月旦評一言定非是願茲藐末材譽論何過侈  
神交居匪遙千里如一跬意篤故不忘時能致雙鯉  
五言律詩

莫春郊外

行行多勝事石竇濺流泉白鳥浮雲外青山落日邊



風平花委地野迥草連天春事成牢落人生一夢然  
遯山先生挽詩

天假文章手家傳道義心錦標雲外夢紫綬日邊音  
玉樹留春色甘棠鎖暮陰曾分上池水遺愛在人心  
遊智者寺

風日景颼颼松陰繫紫騮白雲千載寺黃葉四山秋  
地勝樓臺接林深虎豹遊人生自可樂此外復何求  
梁朝舊蘭若雄據北山南衲子分諸榻詩翁老一龕登臺  
生遠興引酒縱清談更有黃冠叟玄玄得共參坐中有趙石泉  
贈閑雲屋

聰明大顛老儒行墨其名傳道千燈續論文四座驚  
雲和虛室白山與此心清禪味真堪悅何煩酒更傾  
戲題智者法師所浴瓶玻璃瓶也

膽瓶容七尺恍惚事非真至道元無相法身那有塵  
擊牙知是妄題木即爲神此老如堪起予言試一詢  
次韻潘明之見勉之作

道邇師何在才踈學未傳白駒空永日華髮已流年  
彭澤陶元亮南山孟浩然行藏無芥蒂秋水碧虛烟  
蕭兄臨行索詩即席賦贈

相逢嗟久別歸路復匆匆我愧今原憲君非舊阿蒙



山風驚落木江日數飛鴻舟颺西流水明朝定向東  
次韻丘呂道

善人不可見弊帚直千金往聖困源在遺經旨趣深  
青燈供夜讀黃卷對朝吟至道非難致危微在此心  
久懷聲籍甚千里致雙魚宦路終推轂親闈且著書  
才名賈太傅文學馬相如轍迹東循海何時適我閭  
汲汲時能幾遶遶夢未醒自憐頭染白誰解眼垂青  
心事沾泥絮生涯逐浪萍何人可私淑諸老漸凋零

金先生挽辭

德粹身常潤時艱志莫舒治安曾獻策私淑幸遺書

方寸涵千古襟懷湛太虛哲人今已矣吾道竟何如  
統緒傳朱子困源繼魯翁誨人沛時雨對客藹春風  
志立脩身本誠存作聖功遺言猶在耳一慟闕幽宮

鄭夫人挽辭

早歲勤蘋藻中年賦栢舟諸孫昌義族一子祔靈立  
貞德晴空日浮生逝水漚白楊滿虛墓風動葉颼颼  
已酉余年四十

白髮三千丈青春四十年兩牙搖欲落雙膝痺如攣  
強仕非時彥無聞愧昔賢自期終見惡未忍捨遺編  
花溪道中



板橋橫古渡村野帶平林野鴨寒塘靜山禽曉樹深  
雨微風栗烈雲暗雪侵尋安道門前水清遊豈獨吟  
天寒道路遠此去復何求適意真為樂浮生底用憂  
雲容低野樹風力逆溪流喜見梅花笑相迎傍驛樓  
浦川方仲觀入城從學繼入公門今歸侍親求詩  
百里來為學違親半載餘莫雲飛故里秋露浥行車  
紅葉蟬聲老黃花鴈影踈漢朝尊吏事何必業詩書

秋夜

己酉

月落窓仍暗燈殘卷未收家人催杼柚穉子問更籌  
冷露虫搏夜淒風樹怯秋百年一瞬目萬慮幾搔頭

志大空懷璧交踈少斷金半生成白首十載對青衿  
朝市灰心久山林托興深紅塵多泪没清夜幾沉吟  
過太湖

周迴萬水入遠近數州環南極疑無地西浮直隰山  
三江歸海表一徑界河間白浪秋風疾漁舟意尚閒  
偕璉城南晚望

落日山川迥淒風鼓角收故携童冠出來傍女墻遊  
橋柱鰲頭起沙汀燕尾流雲烟孤寺塔燈火萬家樓  
荒草仍嘶馬微湍莫載舟目存皆絕景心遠豈窮幽  
北顧思皇起南瞻憶恹侯會須擊乃斗踏月竟歸休



七言古詩

次韻鄭性之遊多寶寺

瞿曇雪山身幾年智慧兩足言因緣東周伯陽談道  
德鈎竒探隱文五千江源濫觴委成海漑灌凡土流  
潺湲名山佳水占幾盡金碧突兀凌霞烟元和貞士  
掃糠粃生辰月界箕斗鏗口揖吭扼氣莫吐退則藎  
後行跋前天文將喪鵬乃賦唐風竟靡鳳不翩北山  
雲仍嗜墳典時被羽服還逃禪寶山多寶信有得徐  
卿唱和佳篇連空雲悠悠露山迥片石鑿鑿分泉涓  
畸人見詩思涉地雜沓蠅紙相縈纏浮生每嘆虛過  
隙因學未足追逝川卧遊倏歛盡禪海長嘯白眼瞻  
青天

題延月樓

崦嵫稅駕紅塵息玉鏡飛空天地白嬋娟先得何處  
多齊雲翬翬高百尺清光無私照寰海舉頭千里明  
長在主人欲擅四時秋夜夜掀簾爲延待人生見月  
幾圓缺今昔人殊同此月人迷夢覺月晦明終古相  
磨寧暫歇倚闌清嘯酒莫遲銅壺催曉輪易歌

酬潘明之

在嘉興來招

華亭谷深紫烟濕老鶴唳空眼垂碧功名千歲衣染



墨遼陽骨換今幾日華表時來語消息九臯胎化頂  
未丹海門雲冷高飛難嘎然長鳴飲清湍何當天風  
吹羽翰方壺圓嶠同盤桓

聞潘明之來錢塘因何先生行聊用寄懷 丁未

君不見絳侯木強尸相位問以錢穀莫知對挈提綱  
維振領要語言訥訥時稱治又不見弘羊平準容均  
輸秋毫析判供主需當年英氣亦蓋世遺名身後今  
何如君方小試居管庫褰衣始躡青雲路謹司出納  
人難能談笑麾之有餘裕斧斤刀鋸各有執梓人中  
立一指顧道傍腐鼠鳴鴟鴞原土荒叢走狐兔蠅頭  
微腥任逐逐石峻泉清豈能汗任優為學心更勤五  
車文字晨莫親置身道義中尚友古天民志昂跡滯  
滯獨鶴游雞群湖光可人春事早六橋風暖多芳草  
馬蹄此日復追遊日際白雲天尚杳輒憑故人問音  
信努力加餐為君道

題金月華藥物火候二圖

道涵萬物窮古今冲虛無象那可尋得之於心應於  
手大地可使成黃金陰符立言始三百伯陽繼踵明  
至贖千篇萬論從此興直指真機二三策汞鉛龍虎  
皆假類道妙先天本非器兔魚未得藉筌蹄圖上豈



堪真索驥赤城山人探天根微辭奧旨將淑人兩圖  
先後互體用守中謂可存元神西南地暖生紫芝陽  
精夜夜臨虛危相時發機奪天巧太阿凜凜宜堅持  
自昔聞之將脫屣遽置彝倫恐非義羨君參透此玄  
關片言已泚師傳秘須信天涯岐路多三千六百爭  
相訛

贈滕玄一

庚戌

玄珠恍惚生秋水善守谷神寧不死虛中抱一求諸  
已道不遠人應自邇負笈擔簦空萬里先生年來鬢  
已斑對客時復談九還刀圭謂可回朱顏行滕纏足  
環塵闌神仙豈必居三山

再贈江行父

予少多艱晚始知學獲登金仁翁先生之門  
雖諄諄提耳而資稟凡下放心莫閑年來多  
病志氣衰落無復世慮迫然有山林遁迹之  
興當代君子人自爲學求其趨同意合者蓋  
鮮行父此來言論數日令人聳然豈惟趨同  
意合起我衰落之志氣者多矣緬想先師潛  
然出涕故於行父之行再歌以贈之仲兄進  
脩精恪可以想見其人亦以此爲贄行父過



蘭江遇舊友吳正傳試一歌之正傳其爲我  
有感

春風吹林兮集衆芳英華發兮朝生光元氣浩博兮  
不可控博觀有迹兮求無端八荒無垠兮同此天水  
之涘兮山之巔貫金石兮遊魚爲楫操舟兮輪行車  
事有幹兮物有初沂流尋源兮合大同頑堅蘊壁兮  
琢與礪蘭皋幽人兮芙蓉衣擿挾闕茸兮握要機交  
撞互擊兮聲琅琅爲我起舞兮毛髮張望吾師兮白  
雲鄉人其逝兮涕泗滂有美人兮在天方羽翼短兮  
途路長胡不念我兮歌斷腸

酬趙王相併寄意亦存雅

羸坑尺簡飛劫塵升堂絲竹故可溫前脩垂訓淑後  
昆歲月幾何浩無垠四列三條肇崑崙斲絕枝葉求  
本根勿縱老眼迷紛紜榮觀燕處靜爲君灌溉方寸  
融陽春操觚染翰如有神洪流出峽萬里奔米糞奇  
巧務綴文惟勤割穫慵耕耘茶蓼未薈空倉困浦陽  
山人嗜典墳絕利應可求一源高談驚座雄波翻作  
詩來爲洗睡昏字字圓潔磨瑤琨平居却掃自掩門  
夜對燈火朝清暇未契妙理泥語言雛鶴心遠身鷄  
群四十已矣真無聞羨君仁理有隱淪清時尚復漁



渭濱文詞落筆四千鈞直與元氣相吐吞我鄉諸老  
名曰湮歸然獨覩靈光存如川趨海知所尊北顧每  
隔長山雲我有蘭艾沐且熏何時一辨志可伸憑君  
為我言殷勤

遊龍回寺碧雲有何無適草書

蒼鱗作霖回壑裏竟化長岡飛不起何年老僧飛錫  
來強架檐楹萬山底碧雲石梯如登天俯視竹樹行  
其巔巖巒起伏呈怪狀壯若群馬奔吾前何仙仙去  
不復返滿壁龍蛇驚醉眼可憐一半委塗泥况復貼  
危混苔蘚山翁摸榻妙入神求和繭紙且逼真勸君  
勿辭一日力為我留為百世珍君不見二王舊帖皆  
殘編至今不惜千金傳

次韻方存雅登八詠樓感舊

巧智相資外馳驚內殆為感黃金注靈明汗滓互翕  
張地厚天高幾易處紫陽麗澤輝一時浙源遠合江  
東婺回視八表掃秕糠昭融千載披雲霧直從領下  
得明珠驪龍睡困那能護鞭笞鸞鶴仙已歸步武室  
堂人亦去先生問道舊典刑筆下縱橫五花吐山林  
嘉邈名自隨富貴浮塵行所素撝辭欲短子建墻博  
物猶窮陸機疏來凭玄暢恍舊遊慨憶前題誰贊助



平生喜識龐德公况復長哦落霞句已降既見傾蓋  
親何用咨嗟歲年莫簡編疑缺浩千萬憑籍先知為  
溫故微辭正欲辨白馬古調寧惟聽朱鷺嶽嶽小徑  
勿敢遊且向康莊問大路

立秋日寄趙璉

蘭皋慘碧烟萋萋徘徊不忍竟與魔欲窮目力望江  
水江風故挾雙舟飛歸來復對嗷嗷者思才俯首西  
窓下廡中駿足逐春風執策臨之盡凡馬拂硯挑燈  
披竹素朝昏總是懷人處有時獨倚南面樓不見冥  
鴻北征路

題趙氏復墳詩卷

山岡擇地尋牛眠北山鑿石椁已堅百年丘隴豈易  
保子孫為主須親賢眩人無父那知義族屬昏愚罔  
同利大明疑有玉為魚祗樹何辭金布地聞孫投牒  
情農傷青氈既復氣乃揚羨門荆棘為剪伐宰上拱  
木重生光吁嗟長陵一杯土翬消骨化今何所寒食  
誰將飯一盃枯柏蕭蕭泣愁雨

送方存雅遊永嘉

吳公父任永嘉文學約與同  
往未幾公父歿今自為此行

思遠樓前會昌湖花開十里紅芙蓉香消色盡水痕  
落秋氣颯爽涵冰壺巨鰲戴山兩岐出中江屹立雙



浮屠潮聲來往撞晝夜惴惴不敢鳴鐘魚鴈峯南北  
挿雲漢千尺亂削青珊瑚靈巖怪壑山鬼秘木筱齒  
弊終迷途 二蕩靈運所不見

先生卧遊亦已久目擊自勝遙披圖芹宮博士舊膠  
漆待瓜未熟行與俱絕絃掛劔歲月改春風夢遠意  
竟孤竭來清興復未能求書負笈爰載驅永嘉奧學  
有祖述伊洛餘澤猶沾濡水心百年仰文獻心齋一  
世稱範模詞章問學各有得耿耿輩出今豈無搜羅  
人物覽世槩收拾佳趣歸奚奴平生遠游有志願局  
束不得為君徒待君相載珠玉富敬誦想像聊為娛

送諸暨俞州判

北風蕭蕭吹江蘆清霜載道冰在鬚奚奴束書催上  
車政成卷旆歸京都暨陽眇處天一隅里閭凋瘵煩  
爬梳負戈攘臂衆暴寡探囊祛篋爭捐軀天民秉彝  
同好德帶牛端為飢寒驅倅州寬惠別淑慝瘴惡豈  
必連妻孥甘崇敬帝有餘蔭百里寧謐無援桴存心  
忠孝本天性為政固與常人殊壽昌自樂歸河中希  
文隱憂居江湖白雲舍近畢至願青霄路迥寧躊躇  
前年螟旱遍八區一夫不獲今豈無願君易地盡仁  
愛返淳敦俗需吾儒



馮公嶺

層巒疊嶂危相倚亂若飄風湧秋水寒松荒草間蒼  
黃照眼崢嶸三十里初如井底觀空虛一峯巍然中  
獨尊縈回百折至絕頂俯視衆嶺來兒孫人言此山  
插霄漢馬不容鞭僕夫嘆攀援何異蜀道難氣竭神  
疲背流汗熟視徐行路覺平心寬意適步更輕志須  
預定自遠到世事豈得終無成我來正值窮冬月倚  
杖巖前嚼松雪午店烟生野飯香陽坡日近梅花發  
寄語悠悠行路人乾坤設險君勿嗔胷中芥蒂未盡  
去須信坦道多荆棘

題姑蘇臺

姑蘇城上姑蘇臺青山百里娥眉開平郊如掌思清  
遠昔人樂極曾生哀大讐未復敵不死壯志消磨侈  
心起會稽捷甲功自多種蠡深謀誠未已不知佳冶  
能傾國莫莫朝朝醉春色勲臣抉眼視東門越女還  
為越人得只今興廢總成空惟餘碧草搖淒風可憐  
千古臺前水不洗當年甬東恥

雨華臺

大江斷後誰絕前右踞蒼虎龍左蟠英雄角逐三百  
載庭花玉樹歌聲殘王氣消磨城郭改荒村古木棲



寒烟我来兩月不出戶登臺始覺天宇寬城中樓觀  
在井底環視百里皆峯巒烈風拔樹雲蔽野飛電霹  
靂駘蜿蜒虛亭坐視河海湧平地立見波濤翻天開  
翳掃群響息空翠削出滁和山陰陽雲雨反覆手向  
來喜懼誠無端興亡世事亦如此俯仰千歲須臾間  
春城晚步分我字

紅樓鼓歇烏輪墮淺水橫舟弄漁火春風生草雉媒  
青隨處軟茵供小坐斷烟飛鳥入杳冥關市行人競  
么麼溪城斗大無遠趣日礙雲山深瑣瑣驂騑駕  
路或迷烟鷺捨枋非左歸同三子歌考槃茫茫宇  
宙誰知我

友人招飲榴花下

得風惡雨消餘春春歸到處成清陰萬枝濃綠幻春  
色絳葩丹蕊俄森森祝融行部過九地誤縱炬火燒  
園林艷粧炙日色更好泠泠著雨紅尤深浩歌相對  
作痛飲有花爲伴非孤斟支頤半醉不成夢恍惚錯  
錯供微吟只愁明日便搖落徘徊欲去還重臨會須  
秋風拆珠實當載樽酒相追尋

七言律詩

送焦達夫

戊申



宦遊南土侍親闈此日還鄉被絲衣幾度論文方契  
合一言話別忍相違長風送棹江聲急落日橫雲鴈  
影微水際梅花如舊識冷容對客共依依

贈王斗山

骨肉斯文氣味投春風芹藻憶同遊故人別後無青  
眼此日相逢笑白頭匣劍光橫南斗夜鳳梧陰冷現  
山秋唯應且試連鰲手未許江干下直鉤

謝趙肅甫遺著

天產瑰奇淮蔡鄉發揮奇數肇羲皇靈龜入地千年  
老神艾當陽十尺長遠寄江湖憑驛騎喜歸蓬葦對  
書牀玩占從此無疑事感物思人意不忘

次韻潘明之易巾巾陶思齊所製并戲之

漉酒當年制巧縫雲孫此日藝仍工接離倒著情猶  
適章甫從宜志未窮西漢神仙新事業前唐進士舊  
家風自憐短帽無心整鏡裏愁看兩鬢鬢

三月十五夜登迎華觀

夜深來此倚闌干千里樓臺俯首看月到中天花影  
正露零平地草光寒氣清更覺山川近意遠從知宇  
宙寬長嘯一聲雲外落幾家兒女夢初殘

青田大鶴洞

有葉法善試劍石舊有玄鶴巢于上復有青牛在下



榕影扶疎路九回仙家那復著塵埃山間田在牛終  
隱石上巢空鶴下來丹竈無灰惟白草劒鋒有迹自  
蒼苔洞中道士今何處三扣雲關杳莫開

放棹行

安溪湖平行棹多黃頭豎兒倚棹歌梅花照眼送寒  
色酒暈著臉生春和炎涼世態翻覆手江水長靜風  
吹波出門一笑天萬里白鷗浩蕩如吾何

自飛霞觀登積穀山

癸丑

磨崖自古翳苔痕敗葉垂蘿徑可捫靈運詩存池尚  
草劉郎仙去洞無門潮來江闊山風急日落雲橫海  
氣昏欲望城中登絕頂腥羶觸目不堪論

自江心回復遊西山

才返中川一棹雲西巖無負此良辰紫芝峯下長松  
晚綠野橋遶流水春竹杖持身行樂客桃花映臉醉  
歸入道傍孝子何年墓宿草蕭蕭暗莫塵

西山萬象亭

亂峯盡處接浮雲東望悠悠萬事陳百里江流紫縞  
帶滿城居室比魚鱗野僧倚竹嘯留客山鳥穿林啼  
喚人落日亭中一杯酒何年復此對晴春

故宮



六朝城郭渺茫間南國車來築九關空恨赤龍潛越  
水祗餘蒼隴對鍾山茂禾夾道秋風疾枯柳依墻落  
日閑西闕歸然尋丈地宮溝偃月共潺湲

九月十七日登清涼寺翠微亭故址

梵宇崢嶸枕石頭倚風極日立荒丘黃花覆地初經  
雨白鴈橫雲帶遠秋城郭已非山故在江淮失險水  
空流衲僧八十仍多病收淚殷勤說故侯

春夜次韻

饑鳥驚鵲起南枝夢入槐柯覺亦悲花裏樓臺春到  
早竹間窻戶月來遲篝熏翠被爐存火燈落紅星覩

汗池可惜風光半塵土明朝火急報君知  
兩部蛙聲似打衙披衣清坐厭紛譁門同靖節日長  
閉家近相如意可賒低幕風生翻宿燕小簷雨歇落  
輕花玉琴聲斷尋幽夢回首西窓月未斜

送余之問赴烏臺

江南佳麗萃金陵早歲遊觀壯氣伸月旦當年曾許  
予平原今日更須人鷹鷂得志三秋翻鴻鴈隨陽萬  
里身入手功名便回首白雲深處有鱸尊

次韻子昭

經德無回貴自持人心未信肯天欺終期辭貨規楊



震未必償金汗不疑弱卉霜零知勁草健翎風薄寄  
深枝公庭事簡多休沐舉案同吟四牡詩

次韻王中齋登拱翠樓詩

曾醉危樓坐石坡彈箏擊缶醉婆娑蓬飛已改流年  
鬢木老猶存舊日柯紅樹參差秋水遠碧山高下夕  
陽多此時還縱西風眼共倚闌干起浩歌

秋莫有懷

十二闌干倚翠微露華寒重逼羅衣碧天連水思空  
遠衰草滿庭人未歸秋雨樓臺幾寂寞春風院落自  
芳菲冥鴻應有青霄侶為隔閑雲尚獨飛

次韻王景元春莫

茂林陰裏據胡床賸喜天然密幄張水覆落花紅浪  
遠壟翻秀麥翠雲長春塘絮盡風無力曉樹枝明露  
有光隨分眼前生意足對窓野草發幽香

寄許克勤

小窓燈火對絃歌探賸鈎玄義不頗有志定須搏土  
海離群應是老西河雲翻雨覆交情薄瀾靡波頽末  
學多清夜沉吟正相憶柯山月落碧差峩

七言絕句

即席用蘇世賢韻送郭子招



攬轡春風入駿蹄兩堤烟柳護晴溪黃鶯自有留人意相對殘紅不忍啼

數載燈窓筆硯親往來問字不辭頻于今便有雲泥隔折柳亭前又送人

落花高下弄菲菲多少離愁付笛吹別後故人休忘却與君重賦渭城詩

杜日

秋豚已腩野鷄肥咲對西風挹酒卮有耳厭聽塵裏事任教聾聵不須治

哭空谷師

甘棠遺裔繼高陽衣染緇塵樂法王四十七年成大夢那知今度夢尤長

玄鴈離群得意飛稻梁秋靜羽毛微不知何處逢繒繳雲冷空江夜不歸

霜入楓林葉已丹風鳴籟動助悲酸山人歸去鶴空怨清夜月高榕影寒

次韻潘明之秋思

西風冉冉鬢毛侵鳳老梧衰鎖夕陰倚遍闌干重回首斷鴻千里暮雲深

靈槎夢徹漏聲殘河漢無雲動碧瀾閭闔班香案



近天衢月白露華寒

舟中贈璉

行人流水共悠悠  
兩洒溪風萬點愁  
別棹不來天欲暮  
倚絃無語看浮漚

過西湖

不見湖光十五年  
滿堤烟雨復乘舡  
蕩荷岬柳渾依舊  
鬢上星星只自憐

夜過黃泥渡

夜深風息水安流  
白鴈黃蘆滿眼秋  
行李蕭蕭官棹穩  
卧看明月過真州

白雲存稿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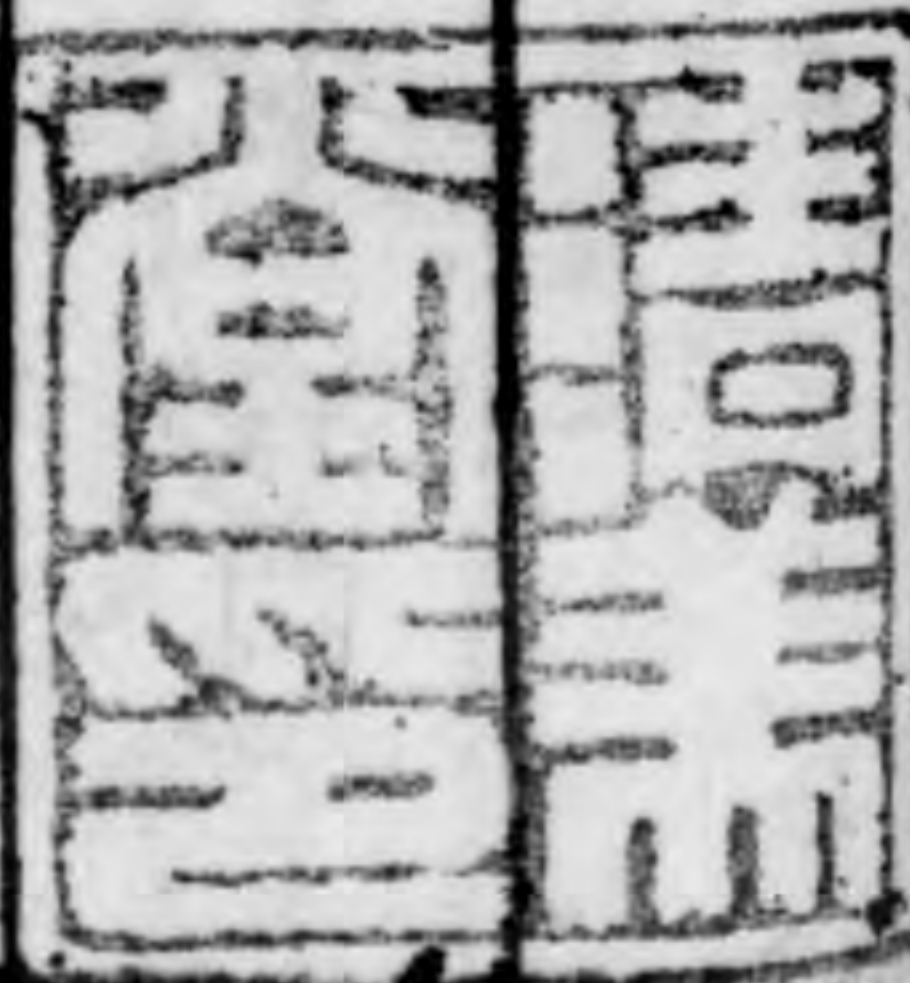


許白雲先生文集卷之二

賦

擬古戰場賦

客有好遊者，籬金橐，糧脂車，秣馬四海之廣，萬里之遙，謂皆始於足下。蓋將追豎亥之遺蹤，繼子長之轍迹，于以觀天地之大。於是浮河絕江，登隴下阪，途平馬疾，地險車緩，或臨深而俯瞰，或升高而望遠，對景物之虛曠，每徘徊而周覽。爰至巨野，恍若望洋，右倍山陵，前左大江，紛灌莽之杳杳，鬱叢薄之蒼蒼。縱一瞬而莫際，眇乎其數十里之封疆，爾乃心存目想，計





度數量豈古人有事於此遺迹尚存乎渺茫周迴隱  
隱若城郭之瀾迤麥隅已壞而塊土成岡頽垣斷續  
綿延將百雉類乎築甬道以取粟於敖倉其汗下而  
漸漬者蓋昔池而今隍毀轅敗輻朽腐而僅存其犄  
狁斷刀折戟消剥而何有乎鋒鏃是時也林木將脫  
原艸未黃風颼颼兮吹籟日淡淡兮流光羗四顧而  
無人幾欲去而彷徨就熟路以騁駕兮久而至於野  
人之籬落召彼故老而評之然後知爲古之戰場也  
感慨前脩俯仰陳迹肆盤桓以夷猶不忍去者累日  
行戰地弔遺址連井竈綴壁壘守則負險攻或背水

料勝敗之靡常嗟歲月之已幾吾嘗緬想英雄角力  
於斯地也發卒募兵聚芻積粟破鉏耨而成棘稍賣  
刀劍而買牛犢資育之士肩摩袂屬勇敢虓虎捷若  
飛鷁一鼓氣作三令容肅雷轟礮石電掣神轟奮戈  
揚盾穿胸洞腹短兵近接鐵騎橫蹙殺氣排空黃埃  
亂目或乘利而得雋或逐北而遇伏或集厚陳而制  
勝或懸孤軍而全覆及乎弓已絕弦矢不遺鏃積骸  
爲觀斷指可掬姑小却以俟後圖宜戰兵而虞大劔  
以今度古不能盡變化之萬一而戰陳之具鉦鼓之  
聲雖百年而猶信宿是以竹樹吞吐烟塵之表日晡



疏乎昆陽之旌旗鶴鶴嘹唳風雲之間耳曠曠乎八  
公之草木月白兮髑髏寒天陰兮鬼聲哭彼進取之  
君爭城爭地而暴白骨如草菅忍使天下之人兄散  
弟離子孤父獨自夫達者而觀之何異左蠻而右蜀  
也哉方今堪輿坤北開統拓迹自江左之獻版圖未  
嘗復有干戈之役遐荒莫敢不來王所謂不嗜殺人  
者能一民皆安土地不遺力睽此大墟固可制井經  
而務稼穡飛潛動植皆囿於發生之仁熙熙如登春  
臺而享太牢之物於是舞干羽于兩階朝衣冠之萬  
國

序

贈李仲謙序

古之教者自里閭至國都皆有學自八歲至成人皆  
有教其教之之術固詳要其歸禮樂二端而已抑俎  
豆登降音器歌舞爲之禮樂乎哉反而求於吾心則  
敬者禮之原和者樂之本然所以動息有存不使斯  
須去身者正以培植其本原積於中者廣大成全則  
其發於外者沛然有餘措諸其事業無不當蓋內外  
交養而相爲用也三代而下教者異法至於以文辭  
誘人可謂外其所當務而今復翰墨詩章論材抑末



矣東陽縣博李君仲謙既蒞事執脯脩之贄於郡庠而某適與之會視其容貌甚溫聽其言舒徐而有文度幾習於禮樂者君故名家其所養有素願推所蘊以淑諸人人俾學者幡然知禮樂為先務厚其積而痛抑其末斯善矣東陽為婺望縣山水佳秀之氣所鍾名哲輩出今以經學文章名家者有其人昔子賤治邑所父事者三人兄事者五人矧君掌教鄉邑而年且富是宜效先覺之所為取人之善以為善且古教人者必以身先之而聖賢之聞未易造幸君亦無虧一實之功以率先之將見百里彬彬於禮樂豈不

盛歟居數日來別求贈言謬書此為李君勉

### 送胡古愚序

東陽婺望縣東南山水嘉處自天台赤城蜿蜒盤礴綿延數里亘為玉山又數十百里峙為雙峴經野建邑於焉是依山之幽深秀特者水必源於其間稽之郡乘浙江之浸實肇林壑之下經流曼衍過于雙溪城南澄瑩甘美瀾湧湍激不舍晝夜天雨時至瀕洞奔放勢可勝萬斛之舟氣之積也厚故其發也巨終至于不可量也山結水融生物必異靈而為人亦必有奇俊超邁不規規於流俗者夫良材美箭佳果旨



酒人皆得以爲利士君子之敦詩書脩辭蹈禮者籍籍滿耳而余之所見多侈辭宏論凌絕卓越聽其言觀其容發揚蹈厲每恍然自失以余之駑下固不足窺其際矣意山水之鍾而奇俊超邁者殆不必於此歟余固有所待也嘗聞胡君伯仲子姓皆務學深造未能盡交往年遇古愚子於市友人蘇世賢指曰此東陽學者胡君也將試仕於金陵預宮今行矣揖而過不暇交一語余重恨之皇慶二年夏余遊金陵而君尚在講席其氣粹溫其儀濟蹌誦其文若詩皆清平古雅余向之有待而欲見者其在古愚子乎夫聖人之道常道也不出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應事接物之間致其極則中庸而已爾非有絕俗離倫幻視天地埃等世故如老佛氏之所云者其道雖存於方冊而不明於世久矣周程張朱諸子出而闢邪扶正破昏警愚秦漢以來千五百年英才多矣而有昧於是吾儕生於斯時未必能躡於千五百年之才而獨有見於聖人之道如是其明也幸而生於諸子之後固當平氣虚心隨而求之階之梯之以達乎上顧實有益於已而止何庸倔强自憙據奇務新力與作者爭衡又將轢而踐之哉古之立言者誦於口而



可以心存存於心而可以身踐而成天下之務則聖人之道也今口誦之而不足明乎心降其心以識之而不可施於事是則老佛之流之說爾為老佛之說者措之事固不能行於跬步而自理其身庸可以為善人則好為異說者其風又下於彼矣道在天地間弘博精微非可以燥心求也而乃攘袂扼腕作氣決背售其說而競後息欲以厭今人陵古人則吾未之信也古愚氣和心廣余嘗欲與從容論之而以滿秩解去君采芹藻之英將以道淑諸人者也以余之說評之然歟否歟余非敢為子勉也子固余所敬也

送郭子昭序

君子尚志脩己以及人偏廢學也然下學上達功不可畫可仕而仕進退有義故自治常嚴而及人者不汲汲學每病於滿與怠自滿者不思益意怠者不足有為如是則所謂及人者豈果有志於行道哉亦慕榮務得而已爾進脩以為之本可仕之幾合於義由是而行其志焉君子固所願也今之仕者必欲登風憲之門謂無掣肘之虞得以遂其志暨入其闕乃無所志而可恥者有之矣吾友汝南郭君子昭自浙東憲史遷浙西復升為御史掾好善惡惡介潔正平所



至有聲昔者余與子昭同受業於仁山先生時師門  
數十人惟子昭與余合志以求道溫厚靜恭不汨流  
輩群會無長語晝講肄有條夜執經問辨析理較毫  
縷率下漏過半疲極俱罷抵足卧覺則復共索所未  
悟稍閑各言其志思苴漏易弊振奮以邁尋常若是  
者甚久後雖從仕時相過語不改不僊別五載復會  
金陵道平生驩皆叙離群而自致者子昭徧循大江  
之南獲交當世君子多隨其高下師尊之友接之所  
自得者益廣而其正本大綱不倍師說大夫士論子  
昭當官廉慎有補公道如出一口是子志真可尚滿  
與怠之心未嘗生而於脩己及人兩無愧矣為憲掾  
史三考滿秩捧臺符上京都類吏部選調九品官常  
事爾未足為子喜方今拔類獎賢以子之才何所不  
至夫年進則責備其德位升則愈大其任惟篤其初  
志不忘所能而不知所亡實於中以應求者不負其名  
則官之崇卑非所較也余性不喜譎且知子昭最深  
嘗慕淵路相贈處而余亦為千里游故以為贈

送林中川序

漢自蕭何以佐命為相國而曹參次之二人皆吏也  
故終漢世選官多繇吏後雖設科博舉而繇吏進者



未嘗廢名公卿大夫今可指數者班班也而自郡縣  
吏積功致大位者尤卓然如于定國楊震陳蕃王允  
寇恂馮異趙廣漢張敞輩數十人皆繇是出蓋天地  
儲材以為時用視上之所好而趨之得其人皆足以  
輔化興治不必較其所從來也然昔之進者雖自吏  
選莫不尊德問學秉義守禮尚廉恥謹節行故能師  
表當時流芳千載非特操筆書牘玩法舞文而已

聖朝混一之初華文華取士之弊它科目未設選官  
頗類漢法而庶人在官者皆以年勞叙遷可計日以  
俟進其任用之重蓋過於漢矣故得人有為名公卿

大夫亦不愧於古永嘉林君中川久故儒家抱問學  
而業吏自縣若州累升至於郡來是郡居數載徧歷  
諸曹上官稱其能下民服其明士大夫誦其廉休日  
每訪余為文字交言亶亶皆有理致賦詩則雅麗清  
新語政事則優柔純熟不迫不弛可謂才矣處郡曹  
滿三考被省符領州縣幕常事爾可計日而取也以  
君之才宜有知者豈久拘閔常文而局縮於此耶繇  
是而為大夫卿公亦豈異哉今大府循例更調天台  
夫瓊臺華頂桐柏石橋皆山水清絕竒勝生平欲嘯  
傲其間而夢寐未能也君或以無害督部邑當窮極



幽處融其景物寫之聲詩因風以示使得卧而游之  
亦幸甚也君之行凡交友能為詩者皆歌以贈某訥  
於辭姑序此為別

送尉彥明赴開化教諭序

先王之教民何如哉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凡民八歲以上無不聚而教之下責於大夫士與閭  
里之長上則統之於大司徒誦詩書六藝之文以廣  
見聞孝弟忠信之實以敦德行故賓興以示勸簡絀  
以致罰夫以下民之微而使天子之上卿拳拳教之  
者若是其為意益可見矣近代以文辭取士而不考

其實惟務彫鐫鏤刻破碎支離設淫邪遁之辭靡所  
不至六經之道或幾乎息矣 聖朝敦尚實行故斥

浮辭固學者之所願也州若縣皆有學立師而教之  
抑彷彿古者之遺意歟尉君彥明北方之學者也來  
江南且十年艱難險阻雖屢嘗之愈自篤不能變其  
守故其發為聲詩慷慨感激清俊竒偉時論稱之明  
有司舉而升之授以開化文學開化三衢下邑也其  
山水之秀人物之盛彥明必能取之以為吟咏之資  
固足以適其性情然愚所以望於彥明者不止乎此  
今之設教者乃古大司徒所統之職位雖卑而責實



重況古之受教者比屋皆然今則惟業於儒家者耳  
受教者多則成德者衆受教者少則責效也嚴故教  
之者亦當百倍於古教者之功可也六經載道之器  
欲求道者不可外乎經彥明必能舉是而教之使立  
於館下者皆知求之於經驗之於已誠立行成濟然  
為東南文學倡豈惟如是而已哉秉彝好德之良心  
人皆有之將有不待教聞風而興起者十室之邑必  
有忠信彥明其留意焉

送許克勤赴新昌教序

許大岳之胤也其先出自神農周武王封文叔而國  
於許其後子孫散居四方以國為氏漢唐以來代有  
顯者而太史氏之譜謀不傳其世次蓋不可得而考  
焉然凡今以許為氏者則皆文叔之裔也克勤生於  
真定雖阻河帶江相去數千里要其始固吾族也其  
侍親宦遊而南來能自奮厲好學不倦孜孜汲汲於  
文字間者有年矣謂學者將以行之嘗小試於三衢  
清獻書院引誘後學循循有道有司為其賢為其多  
聞也舉之於州州升之憲府以考其實上之宣府以  
授其任今俾之分教新昌以克勤之才之莢而為之  
蓋綽綽乎有餘裕也抑愚嘗有所聞記問之學不足



為人師况小言破道小辨害義克勤之賢當不止於  
博聞記問而已若曰致廣大而盡精微則有六經四  
書在君其熟味之以求聖賢之功用乎今駸駸功名  
之會將挈挈而行矣其於克勤年雖若兄弟而其議  
論文采皆非所能及既忝同姓又辱同門於其行也  
敬書聞於師者送之不惟祈克勤之不忘斯言而某  
亦欲以自勉云爾

送遂公平赴武義教序

武川居金華上游地狹而土肥有高山茂林所產者  
棟梁之奇材東南之美箭故其民富庶而風俗勁急  
舊為東萊先生講業之地其流風餘教猶有存者士  
大夫能道詩書通古今者往往有之類宮承前代之  
舊歷年之久幾不能待風雨前後掌教者雖欲經營  
葺理之而屢不果昔者吾友掌教是邑歷歷為余道  
者如此今遂君公平往而繼茲職也當講明道義以  
紹東萊先生之遺風興起學校以光前人之舊業尚  
勉之哉遂君年富而志廣好學而有文以大材而居  
小任其德業必有足聽聞者某當洗耳以俟

記

故朝列大夫婺州路總管府治中致仕朱公壙記



先公諱某字某姓朱氏人稱之曰遯山先生發之義  
烏人曾祖諱某妣某氏考諱某號存恕妣某氏先公  
生於宋淳祐癸卯四月丁巳本從伯父諱某之子  
恕翁鞠為嗣咸淳戊辰進士及第調從事郎處州軍  
事判官奉國軍節度推官國子監書庫官至元混一  
區宇縉紳交薦授從事郎定海縣尹轉承事郎同知  
黃巖州事再調仙居縣尹陞承務郎同知淳梁州事  
秩滿引年除朝列大夫婺州路總管府治中致仕先  
公性穎悟於書無所不讀研窮精深博而能約存恕  
翁從父軒先生得考亭之學家庭夙夜問辨理融心  
會故制行方正動必以禮純孝友第稱于人人為政  
存心濟物而以恕行之聽訟斷獄明決平允興學勸  
教親為督程有毫髮可利行之如不及存恕翁謂濟  
人莫如醫先公繼承先志扶病造門者日常數十人  
皆為詳察熟慮而活之好周人急賑宗族鄉隣之貧  
者不計家有無皇慶癸丑十二月乙未卒于家年七  
十有一鄉之遠近無間親踈皆哭出涕始娶同縣黃  
氏先逝生男益亦夭以仲兄州判諱某次男某為子  
父命也繼娶東陽李氏戶部尚書大同之孫女生二  
男某某一女適李某庶女尚幼孫男六  
孫女四



臯高節書院山長繼善以蔭補官未調某等恐死以  
延祐乙卯十二月丙申葬于前周山之原先公文章  
行于世士大夫傳誦之學行政績將請于立言君子  
以銘于墓謹叙姓系官闕納諸壙嗚呼哀哉孤子某  
等泣血謹識

行狀

總管黑軍石抹公行狀

公諱庫祿滿姓石抹氏遼陽大寧人契丹太祖后蕭  
氏能用兵太祖併一諸部擊滅隣國侵軼中夏以大  
其國家后與有力焉故世后皆蕭氏而蕭遂為右族  
金滅契丹易蕭為石抹氏公四世祖庫烈兒閔宗國  
淪亡誓不食金粟率部落遠徙窮朔以復讎為志曾  
祖脫羅華察且招來懷輯徒眾益盛祖野仙饒智畧  
喜騎射年少任俠尚氣金聞之欲縻以爵深晦匿以  
自全 太祖皇帝龍興挺身而歸出奇計單騎掩取  
金東京金一旦失於重鎮遂震讐莫能抗 王師從  
下北京定幽燕席卷青齊收地數千里拜御史大夫  
上將軍持將擊蠡州死之父查刺剛勇善射有父風  
先是大夫募豪勇士為前行號黑軍所向無敵常自  
將之至是仍受查刺公御史大夫領黑軍從下平陽



大原降益都南征力戰克敵直取汴州從征南京先  
登以功除真定路達魯花赤兼北京路達魯花赤公  
其長子也公生而卓異幼少嬉戲不與諸兒伍出語  
輒驚人及長魁梧俊拔有大志關弓滿二石畫的于  
侯方寸去百步射之無不中繼發必破其括從兩騎  
逐兔北野山遇樵者奔曰虎纔負嵎慎勿往公不聽  
馳而前虎踞地大吼從騎失色公戒毋動獨按擊復  
行直虎十步止挾矢以待虎躍而起引馬少避一發  
中其吭以死喜交士大夫論古今治亂忠臣義士必  
慷慨感激至事之幾會前人所處未善以片言發之

切中要領雖老生嘆莫及襲父職授總管黑軍上

知其才降制畧曰起本將家致身戎伍祖野仙有展  
土開疆之效父查刺著攻城畧地之功尚克前脩勉  
勉後效黑軍素畏服公既領事推誠撫下不弛不苛  
練習淬礪常若赴敵戊午歲攻宋襄陽樊城晝夜苦  
戰與從弟度刺立雲梯上直衝其堞公手殺千餘人  
度刺死之中統三年李壇反淄青公從東討壇濟南  
分地以守壇劇賊皆精悍數出兵奔突公常陷陳斬  
獲以剉其鋒後獨不敢犯公所部帥衆攻城盡銳而  
進城上矢石雨注公不肯避中飛矢卒軍士奪氣聞



者愴惜之時年四十有一公之用兵不師古法而審  
勢知變出奇無窮人或謂公曰為將當運籌發縱左  
右三軍以逸使勞而可以制勝公每臨陣喜先卒伍  
得非大將所為且復有失乎公曰惡死好生人之情  
吾不用斧鑕駟大夫士不以身先之誰肯捐軀以致  
命邪且男子當援抱死事書之竹帛炳炳然後世豈  
咕咕死戶牖下效兒女子乎我嘗聞漢伏波將軍誓  
以馬革裹尸真丈夫也蓋公平昔之志如此而終以  
是歿悲夫公娶蒙古氏子男二人長某嗣職次家兒  
豐縣尹卜是年某月某日葬興州書金山公德業當  
書于太史氏而孤某亦將請于立言君子銘其墓道  
謹為次第其行事大致如此以備采擇焉謹狀

治書侍御史趙公行述

公名某字子英其先甘陵人祖避金季亂南播潁川  
因家焉至元十三年王師伐宋公單騎從役副帥宋  
都碍授以兵降臨江下吉州與有戰功時江淮初附  
宋氏復奔于南吉之獮民假義稱兵公以帥命往討  
道與賊別部遇公設伏橋下而燬攻其前賊趨橋走  
伏發皆殲焉遂往擣其屯賊知之遽引衆出與官軍  
道殊謀知賊已過還襲其背擊敗之斬其渠帥徑前



覆其巢散其脅從州遂以安鐵面軍王昌誘初附五  
營衆為亂事露株連五百餘人皆論死公爭曰此屬  
特誣誤非始謀今悉誅之無以安反側不如侈其渠  
而撫其餘統師從之事乃定累多賜金符提舉瓜洲  
渡居頃之以例免改衡州路總管府治中州之清化  
聚衆為盜區公計與屯田迄今寧息在郡七載解去  
卜居儀真杜門閑十又五年延致導江張先生湏講  
明伊洛之學潛心探索究其指歸行乎德懋顯聞于  
時大德五年遂以選起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  
事先四年部郡鎮江旱蠲民租九萬五千石既而以

飛語復徵民無從出則簿畧求辨公始蒞職臺移覆  
其當僚黨皆懲謗前却公獨奮然自以為任按行驗  
實復之如初會秋大風海溢于潤于常于江陰飄溺  
廬舍居民存者困不粒食公將發粟食之有司以言  
上未有報嘗拒不聽公曰災異若是民顛於死寧使  
文字營為從容計哉如有不合我當坐之不以相及  
也遂發如干石賴以不死者十七萬人而沉骸腐肉  
亦就掩瘞昔汲黯以漢朝貴近臣持使者節便宜發  
粟歸對孝武片言陳謝上雅敬重黯慰諭不責也人  
猶以為難謂義而知變以公視之果難乎哉七年夏



大雨水蘇秀常潤咸被其惠公巡部勸分飢食徙復  
且督脩圩堤以防後災居職踰三歲刺姦發庸不憚  
強禦凡以為民者人能言之遷江南等處行御史臺  
都事十一年江南大飢郡縣財粟俱殫獨徵賄積臺  
者為錢猶數百萬公請舉以賑民長僚之持豫未決  
微有所論公輒正色爭之中承廉公語解其間公爭  
之益力詞不少假廉公不以為忤退謂人曰吾佐得  
趙君尚何憂門事哉行之一如公言若公固所謂義  
形於色者也而廉公之絀已從義不矯以不忤且誠  
以為得亦難能哉權二公之道可行於天下惟公無  
私而已召拜御史臺都事極言 朝廷百官宜各共

厥職以起政事識者韙之今上時在東宮雅知公賢  
深所禮遇嘗以字稱之不名也居一歲間公告歸除  
瀾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副使將行詣宮辭 上獎諭  
再三賜以衣段使自擇其宜者而 親舉以授之致  
恩渥焉其見知 聖朝若是越俗多遽喪稽葬公導  
之以禮莫敢弗舉禱雨而雨祈賜而賜心與天通舉  
不違義人謂三紀以來越郡使者不愧職事惟公與  
前按察使劉公仲脩而已擢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  
皇慶二年甫及七袞即致仕而歸君子以為勇可以



勵苟得忘退者矣公之在浙西官調所部造舟自淮  
入河至臨清時山東歲祲公建議此有餘粟彼有困  
民此皆縣官赤子且舟載不載勞費等耳宜以有餘  
揀不足行省是其議乘便漕致粟五萬石民賴以蘇  
其自任類如此其在都臺有選吏以才格與憲銓常  
出入門下深自媒公一不顧及已除官公不以告直  
謝遣之其人大恨久知之乃大服昔漢孝武時號稱  
多才或以智謀或以勇功或以文學刑名濟濟鏘鏘  
充牣朝廷可謂盛矣而汲黯獨以亢直處躬孤植其  
間以帝之雄才大畧輕視群臣至不冠則不敢見黯  
雖以言中其病祗謂之戇而終以社稷臣待之淮南  
謀亂擬漢廷群臣公孫弘之徒猶發蒙而所憚獨黯  
為之低回不發者久之觀黯之才似不群臣若也其  
事不大施也而見重一時取信後世者如此其有以  
哉若春秋大為閑孟子所謂大人者黯近之矣某不  
佞被遇於公式其行事接其言論風旨而得其所如  
蓋公之為人剛毅正直獎善疾惡出於天性其為政  
知大體汲汲以教化風俗為務而清廉乃其餘事觀  
其志苟分義所在死生禍福誠不足以動其心雖立  
朝未久業不大施而事顯節完浮於人人其行已大



節似汲長孺而才學過之可謂邦之司直人之儀則者矣公茲謝事願神絕縵未艾其事其德方將登載信史永垂無窮固不待鄙述而後明然知而無稱厥心慊焉謹采公行蹟次第于編若夫一言一行雖足以為稱非大節所存則畧而不書然公之事可以言而盡公之心之德不可以言盡也後之載筆君子或有攷於斯能即其事以求其心於其所已施以觀其所未施則公之心之德亦豈難知也哉

許白雲先生文集卷之二終

許白雲先生文集卷之三

啓

荅潘明之啓

辛亥歲以奉幣相招欲使廢學而受幣

金華後學許某

右某啓伏以賢如鮑叔知管仲而分財貴若陳蕃禮徐卿而下榻古來交契素尚心孚雖云同氣而相求蓋亦善敬而可久拍肩執袂以為合莫逃子厚之譏巧言令色鮮矣仁宜服仲尼之訓責善者朋友之道為利乃盜蹠之徒歲在龍蛇始識荊州之面目陪燕喜寧鄙牛醫之兒入幙為賓升堂拜母插架三萬軸



許觀人間未見之書主家十二樓時觀帳後所列之  
樂反覆究六經之蘊奧上下謨千載之興衰風雨對  
床煙雲入筆類律呂之相應曾墳筮之不如豈麾不  
去招不來必進以禮退以義某窮鄉晚學下里陳人  
丁世路之多艱備嘗險阻入闌闌而僑處何所見聞  
慕古道真若望洋得碩師不能卒業哲人其萎矣無  
從挹座上春風至學難知哉祇徒映窓前夜雪心思  
既竭寢食屢忘嗟四十而無聞斷此生而休問貧無  
儋石猶寄鷓鴣之枝誰有贏金姑挾兔園之冊已踰  
十載所得幾何寧甘啞耳以騷心尚勝沾體而塗足  
豈謂故人之垂盼忽墜聘幣之下臨昨已引辭實坐  
牽制載酒殺從學楊子雲詎敢拒之有車轍在門陳  
孺子亦所喜者言之諄復命更丁寧最後錦箋之褒  
詞仍許素食而無位載色載笑食豈無薛公之魚且  
戰且耕世那有楊州之鶴此蓋伏遇明之少府聘君  
英資挺特德性剛明不倚富而驕人肯折節而下士  
襲傳家東萊之舊學讀淑人紫陽之遺書此秀才展  
拓得開積誠意豈有不動筦庫飽韭溪之風用冠綬  
爲花縣之神仙薦剡先馳飛騰可翼暴公子之名聞  
已舊宜被繡衣而來劉更生之學積既深終植青藜



而熙然以軒冕爲餘事長抱簡編以自娛重煩行人  
之再三欲得愚者之一慮如某者卑汚無似齷齪自  
將謂居交際之間宜急義利之辨龍門深遠倘能容  
俗客之登魚書殷勤勿復通方兄之意其爲報謝罔  
暨敷陳謹具啓事捧詣堦墀祇候塵謝伏惟垂慈俯  
賜鑒念不宣謹啓正月 日金華後學許某啓

上憲使劉約齋啓 辭舉茂異

一經猶抱悞皓首而無成三語初投喜青霄之有援  
立身何似知己難酬伏念某家故業儒幼嘗承學屬  
宇宙之遷變致身世之羈孤艱萬軸書已成煨燼

之末顏困五十畝竟歸無何之鄉醜幾生塵席不暇  
暖日忽忽其易暮心遑遑而何之欲奮蹇足於長途  
思繼先人之墜緒孫窓挾冊與曉雞而俱興韓堂挑  
燈對秋虫而共語淡乎無味得不償勞既至壯年始  
逢大匠洗故學之荒陋開大道之坦夷使讀晦庵之  
書而泝伊洛之源可跂夫子之牆而見宗廟之美携  
手提耳諄諄然而命之測海窺天巍巍乎其大也譬  
爲山方覆一簣而進俄哲人夢奠兩楹之間欲爲托  
驥之蠅遂作喪家之狗更嘗鑽仰終止謬悠僅不失  
身無能改德放深林而友麋鹿何異囊中之錐集敗



甕而鳴醯雞有來戶外之屨祗糊其口豈好為師不  
圖擅高科之美名而乃出崇臺之特命得非所望聞  
之若驚雖率土之濱莫非臣然中人以下難語上何  
寒士悵懔於大厦實化工幹運於洪鈞為其不求是  
以見取惟茂材異等之舉始西都元封之時必先定  
於鄉評然後借於計吏蓋多得特達清脩之士寧容  
厠尋常闕茸之人是豈虛名欲副實用欽惟 大朝  
立法而遴選亦舉前代故典而設施取之者聞所聞  
已縻好爵將俾之覺後覺容可素飡自孔子而下君  
臣之職分則學校之官教育之責重人之大倫有五

義所當明學之達德者三誠則可進事變之糅雜物  
理之貫通鬼神之幽禮樂之著先致知是為博文之  
要主持敬以收復禮之功豈口耳之云然宜足目之  
俱到是須自得於已而後可及乎人詎謂下愚可當  
大任是以背翻愧汗面發赧容維鷄在梁預知被服  
之不稱彼鴉集泮終見倚席而無堪勿謂兩生之高  
恐貽多士之玷信非長語允出衷情茲蓋伏遇憲使  
詹事資政相公約齋先生中夏鉅儒 三朝碩德氣  
和而行粹心正而意誠疏太傅之官雖成寧許出關  
而歸鄉里暴公子之名已舊今睹持斧而來海瀕暫



為一道之福星將作八荒之霖雨蒞政伊始求才為  
先門不停賓座無雜客遂使蓬蒿之迹亦居桃李之  
蹊某敢不深感盛心大究所學簞之揚之糠粃耳此  
時恐有累於高明淬之砥之于將成他日或可歸於  
陶冶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回潘縣尉啓

薦鶚騰中丞之疏敢盜虛名烹魚得故人之書有慚  
善頌褒語過榮於華袞交情未絕於布衣光粲珠璣  
春回蓬華七襄莫報三復深藏共惟某官積善之餘  
流芳甚遠攀龍鱗於南國喬木之家獨存展驥足於

西淮甘棠之笏故在有先覺親涵泳於麗澤宜後昆  
益浚治其深源左圖右書窮往古來今之理朝經暮  
史非尋章摘句之儒稟賦抱剛明之資變化成精粹  
之氣學惟為己言必驚人久盤礴於胸中時發揮於  
筆下錦心繡口將追韓杜之踪鐵畫銀鈎欲接鍾王  
之武或笑談資釋氏之空性或游戲假莊生之寓言  
不私其身將用於世登青雲而排閭闔萬里壯遊紆  
墨綬而佩銅章一官自試謹出納之司而會計當習  
平準之書而輕重通暫停溟海之鵬程小聽華亭之  
鶴唳方聞名之籍甚忽賦詞而歸來謂宜綴視草之



清班乃復作爛柯之仙隱江山行大猷之政北部應  
 無狐狸漂水傳孟郊之詩西臺當有鴻鴻念某天資  
 椎魯學問迂踈道則高美若登天不可幾及邇出涯  
 涘而觀海奚以自多願方仰彌高鑽彌堅豈謂德可  
 久業可大鷗鳧野性浮于江湖則誠宜駕駘短材加  
 之羈勒必致蹶雖無吟風弄月自得之樂亦有傍花  
 隨柳適情之遊夫何為哉如斯而已罔敢要鄉黨之  
 譽復懶曳王門之裾誤動長官之知屢此秀才之舉  
 已非素志徒增汗顏踰垣而避豈自高掛瓢而飲亦  
 可喜昨已投書而辭謝忽承賀語之殷勤感極而慙  
 懷之弗替某惟知慕學寧冀榮身沮溺之道非中庸  
 亂倫焉可孔孟之言有天命躁進何為復有誨言幸  
 毋棄我

賀趙淞澗除行臺治書啓

恭審 北闕傳宣南臺貳憲橫榻異數沐雨露於九  
 天簪筆總權凜風霜於十道小人破膽君子彈冠伏  
 惟某官浩氣蟠空清規照世由學而大中尙全以體  
 仁無欲故剛外物不能屈已見善有如不及除惡惟  
 務蘊崇既尊所聞行所知使頑者廉懦者立橫流砥  
 柱疑事元龜馳別駕以開衡岳之雲鼓歸棹而載湘



潭之月敦詩書說禮樂樂以忘憂制芟荷集芙蓉確  
乎不拔產棟梁固為時用豈丘壑所能久留允稱臺  
中之評起持浙右之節風飛雷厲鬼神號澄清登  
車破吳會姦貪之黨便宜發粟活江瀕阻飢之民當  
道適逢於豺狼啖

逢於鵲蚌解紛糾於盤根之

際還舊貫於立談之間至今去思傳為奇事峻躋烏  
府高泛紅蓮謂分司處荆揚之遙俾舉職居京畿之  
近締知明主亟稱直臣使者被繡衣上注意海  
邦之右天孫織雲錦親承恩香案之前威感山川光  
生原隰七郡遽興善治列城自無寃民行屬縣而雨

隨祭東門而賜若所操公溥自契神明進陟副端實  
符衆望昔在廷皆知憚黯今印無以易堯白簡絳  
騶耳目暫同於察視內屏黃閣腹心有待於論思人  
所共期理之必至某愧識韓之太晚辱知管之最深  
鰕生得上於龍門欣逢盛事賀客敢私於燕厦用布  
歡悰

賀憲使敬威卿除江西叅政啓

恭審渙奉明綸升叅大柄外開政府任尤重於洪  
都高炳台階輝旁周於南海除書甫下迓吏斯來切  
惟天朝分省之規蓋循晉室行臺之制德澤欲加



於萬里嘉謀兼賴於衆賢肆選真才共興善治得人  
無競有識交權共惟某官奕世簪纓在庭詩禮溫良  
豈第藹和氣以接人中正直方肅秋霜而蒞政仁心  
及物雅量鎮浮究元經一字之微大闡乃翁之奧學  
萃正史百家之義親承外氏之遺文皆自得之筌蹄  
庸發揮於事業庶貪立懦澄源清流出阜邦財優游  
煮海之利貳司國憲增重橫榻之威均賦貢於版曹  
進樞謨於宥府從容引退簡眷益隆持斧來海瀕勝  
之之名舊矣攬轡清天下孟博之志慨然惟舉宏綱  
豈苛細物去良苗之稂莠新泮水之宮墻原隰光生  
狐兔迹掃私喜福星之徧照俄驚化雨之遐沾毗贊  
鈞衡暫處藩維之遠燮調鼎鼎端居廊廟之尊某自  
揆迂踈誤蒙願予欣聞異渥已陪燕賀之行欲既懽  
悰復贅魚緘之贄

賀蕭北野萬戶破賊啓

北野四世祖御史大夫開國元勳南方之役  
戾聞命立行與小校三人晝夜兼行八日至  
顛先是諸軍會者數萬萬戶十餘人皆願  
望莫肯出兵戾至詰前失自從輕軍衝盪擣  
其巢穴且與衆預定滅賊之期後皆如所料



都帥命諸將羅拜以寵之

後學金華許某

右某啓共審征蠻任重平蔡功多勇而有仁鼓三軍之士氣筭無遺策奠千里之民居露布升朝凱歌載道嘗謂兵雖凶器武以止戈堯舜時雍且命臯陶作士虞芮既質猶迎太公為師居安慮危有備無患故於農事之內即寓軍政其中蒐狩在田已辨鼓鐸鑿鑿之用芟闕為陳復閑坐作進退之方靜足相維動而必克後世募從之制起三代詰糾之政荒聚不義而授不仁忽者敗而貪者破效死則可為也不教是

謂棄之然而勇不在師智當謀帥能將則多而益辦善戰則弱可敵強自平吳而論功已脩文而為治桃林牛華山馬武事何庸郊數鳳宮沼龍休徵備至方四海之咸若俄一隅之震驚豈芻牧之失宜致草竊之肆毒固將安潢池之衆柰久聚綠林之羣天討有加官軍既集當決機而取勝乃列壁而深居欲尚巧遲斯養虎以成患不如乘勢將縱賊而遺誰顧方畧之如公宜簡知而有命共惟某官山河間氣宇宙英風擊南溟之三千吞雲夢者八九偉哉異器篤生名家漢室龍興鄧侯之功第一周官虎氏丁公之爵幾



傳學泉流而淵涵思雲停而水止垂弧有四方之志  
投筆建萬里之侯說禮樂而敦詩書在軍旅不忘俎  
豆以其餘力旁及百家談炙轂而何窮事應機而必  
中令下之日行不違時服矢韋弓素學固萬人之敵  
披甲上馬用奇將三騎而從視彼釜中之魚小試囊  
底之智司馬八日至關右神速折新城之陰謀光弼  
中夜入洛陽號令變行營之精彩披地圖而知險要  
數軍實而簡卒徒間謀既明姦詐盡露肆衝突而莫  
禦漸散離而就擒徵側游蒐湏伏波而可滅智高小  
醜待武襄而後平剪除鱷鯢廓清烟瘴戡干戈之載  
戢懼玉石之俱焚亦有旄倪甘從俘虜召見諸侯將  
皆膝行而入門右招十九人設血飲以成事山川如  
舊烟火復安競笳鼓而歸來羅橐鞬而迎拜人爭趨  
而賀戰勝公自退而不言功麤鼠甚微豈盡千鈞之  
發海鰲能巨試看一釣而連有深蘊而未揚寧淺窺  
之可測我知已審言大非諛某與鹿豕遊後燕雀賀  
聞鷄聲而起舞焉用腐儒銘麟閣而贊勲以俟君子  
無從抵掌徒切傾心謹具啓事塵賀伏惟台慈俯賜  
鑒念不宣謹啓延祐二年十一月日後學金華許某  
啓



文

復張子長文

二儀塊圪萬彙阜蕃氣立乎表人生其間得形質之  
正賦性命之全軀七尺而充塞宇宙量方寸而包括  
乾坤備其體而極其用唯聖人其至焉若夫哲人知  
幾君子務本微顯闡幽探賾索隱相彼稼穡基此耕  
墾步終海岳足始尋引戰戰兢兢勤勤懇懇豈曰能  
賢惟懼不敏蓋其一心危微萬變叅伍下器上道來  
今往古融一理而會通貫萬事之旁午學不究於至  
善人雖生而何補爾乃反身而誠脩己以敬心存道  
德膺服謨訓期不違以樂顏必有事而希孟欲內外  
之兩得豈口耳之四寸及乎心廣體胖面晬背盎知  
本先而末後乃旁通而曲暢稽理亂鑿興亡涉百氏  
獵騷莊或遊戲翰墨或發揮文章既自得於龜勉隨  
所往而徜徉其家也甕牖華門水飲蔬食秋燈簡編  
春雨耒耜入則家庭無間言出則鄉黨有美譽吟風  
弄月總閑情隨柳傍花皆樂意其通則致堯舜達禮  
樂振遺音返淳朴富貴若固有俯仰無愧忤然藏器  
待時居易俟命靜而有常動必以正不矯矯以潔身  
不汲汲以干進嗟小人之務得非君子之所性至於



伊喔呖訖卑疵娥趨望塵下拜自嚮上書營蠅苟狗  
羶蟻餌魚勢引利導身辱名污何其謬哉亦有偽行  
釣譽假隱求知世俗易罔君子可欺少室索價北山  
勒移亦何取焉願余下學慕古莫企小從大違寸進  
尺退功期九仞業止一簣晝荒遊而放心夜起舞而  
攘袂道途脩躋天更長歲月蒼茫水俱逝以爲詭隨  
非計便佞之才稽往事以慷慨懷良辰以徘徊苟有  
狗以達義寧不俟乎良媒何好友之未逮乃飛書而  
見識羨子夙知尚友古昔範謨經訓馳騁史籍雖百  
家之縱橫猶三餘之掎摭目五行而俱下口一誦而  
終憶援弓矢以有待茲墉隼之可射尚宜致廣極高  
抑鋒止銳茂葉發於深根大聲出於宏噐誠既積而  
莫揜道何遠之不至殷勤畢余言庶幾感君意

代副使趙公祭札忽解平章

惟公禀天地之清氣爲一世之大人工師之表國  
家之珍學備體用心抱經綸剛健如中流砥柱屹立  
而不可屈廉介如秋霜夜月精潔而莫翳以纖塵小  
人望之以爲毅然不可犯君子即之則粹然春日之  
溫居家制行夙以孝聞非惟日有酒食之饌必婉容  
養志以娛親其出而仕也以澄清天下爲已任進而



升於朝也拳拳於堯舜其君民兩總憲綱繼貳衡鈞  
面折廷爭有回天之力垂紳正笏立於堂陛其精神  
風采足以厲乎大臣退惡惟懼其不遠進賢惟恐其  
不伸銜 命而使於四方見巨姦大慙必去之如農  
夫之務於芟莠位居廟廊之上而一區之室僅可以  
容身儲無儋石而飯蔬飲水一童僕以自奉惟事親  
延士則曲致其殷勤嘔清時猶或有虎狼之橫道欲  
起而駘之庶幾乎風俗之淳固將盡其忠節柰適嬰  
乎逆鱗被之以榮祿之美號俾調燮於萬里之岷岷  
扶老母携幼子跋涉於中道積憂勤感霜露竟長逝  
於淇水之濱逆旅蕭蕭傷哉公魂公之生三十有九  
年而清名巨烈足流芳萬世者充塞乎乾坤死生壽  
夭貧富窮通固天之所命亦胡不憇遺以福斯民公  
孜孜爲善而造物者報之乃如此彼蒼蒼不可問而  
幸有此不死者存天下有識者蓋莫不爲公惜某昔  
嘗受知而引置公之烏幕今尤憤惋而悲辛某司糾  
南邦不獨匍匐以發一慟臨風遙奠以薦其馨蘋靈  
無不在來鑒盤飧

代副使趙公祭王仁鄉中丞

巍巍神州正氣所鍾篤生異人出爲鉅公惟公之心



既明且通惟公之學全天之衷學造其原知至理窮  
用先其本孝弟盡恭親闡豫悅閨門肅雍復以是心  
移之於忠集賢職近樞揆位隆屢司邦憲穆如清風  
非苛而明非察而聰美必將順闕則彌縫孜孜奉  
國蹇蹇匪躬移疾勇退丞將徵庸文章滿家星宿羅  
霄退然外巽浩然內克近而即之春和日融入登公  
門延欸顛顛不棄薄德不絕童蒙入聽公教答問撞  
鐘出醉公德如酌醇醲有夷之清其量能容有惠之  
和介存於中小人自遠君子所宗未周六甲炯炯雙  
瞳胡厭斯世入于幽宮既富康寧好德考終令聞廣  
譽南北西東有子承家克蹈厥宗公其不死人母哀  
恫某昔受公知化冶陶鎔座捧簡白池泛蓮紅司察  
東南踪若飄蓬既聞訃音已越秋冬遙陳一奠樽俎  
不空酒殺芳香染盛潔豐山河阻深虎豹蛟龍魂神  
應感萬里皆同颯然來享去匆匆潛然出涕不知  
所從

祭朱治中文

天賦異質切磋早成握珠抱玉赫然有聲龍門峻深  
風雨一躍出叅賓筵坐資畫諾乾旋坤移即捲而懷  
婆娑山林肥遯日嘉伯夷既歸伊尹亦聘欲索其身



豈義之正美錦能製屏星列乘威行惠孚教興訟平  
棠陰已成菊圃方樂金章望門舟移夜壑酒醪鍼石  
遺愛在人此心之推一事之仁公之文章光艷不細  
入知子雲寧俟後世丹旌翩翩將返故宮魂無不之  
來鑒予衷

書

上宋經歷書

八月三日後學許某再拜致書經歷先生閣下書曰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則念之夫庶民至衆也焉  
得人人而察之故孔子曰舉爾所知謀猷有小事  
為有難易所守有誠偽難制者心也難明者理也難  
窮者事也以難制之心究難明之理而應難窮之事  
或中焉或否焉未能定心而不外求者類然也人豈  
易知哉故大禹曰知人則哲為政以得人為先雖十  
室必有忠信况大邑通塗肩摩袂屬豈無遺逸而在  
下者上之人不能援而進之使之阨窮而莫敢告是  
之謂棄才舍有所藏用有所行而乃招之不來挽之  
不進知自潔其身而不為天下慮慊慊乎木石居而  
麋鹿友是之謂亂倫或援之或推之不度其德量其  
力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囂囂然而康而色曰予



攸好德惟恐自鬻之不克售實乃嗜利無恥之人耳  
是之謂不知命棄才不可也亂倫不可也不知命尤  
不可也君子適其可而已某生三十有六年矣少經  
喪亂及長奔徙流離艱難險阻無不嘗之三十而知  
學聖賢之言是誦仁義是求猶望洋而莫知所止企  
宮墻之美而不得其門惟無先人之廬以蔽風雨負  
郭之田以供饘粥故日與嗷嗷者共於咈耳騷心以  
自給其敝緼藜糗亦異敦學之半而有進於萬一焉  
耳先生過聽將謂有所抱負乃欲引而置之掾史之  
列其亦欲免其凍餒而已耶抑將有所任使而望其  
有補於公道也夫某以推魯之資遲莫之學而先強  
仕年處激揚之地其不殆於事也幾希矣古之君子  
未嘗不欲仕道可以濟天下德足以致中和自脩者  
已至然後思及乎人然豈汲汲於進哉未至於此而  
且汲汲焉則為養為貧者也為養為貧而仕抱關擊  
柝可也乘田委吏可也浙水東七郡戶不下數百萬  
食祿者千餘人利害休戚進退黜陞皆係乎一司而  
欲使無一物不得其所澄源而清流彰善而瘴惡樹  
之風聲而示之成憲其為任莫重於此者矣某鄙人  
也而謂可使贊畫諾於其間耶不幸少孤而不逮事



雖欲養誰為養一身之貧則食其力以自足顧敢見  
得忘義而為知人之累耶若夫和而不流剛而無虐  
孜孜為善諤諤在庭大府豈少其人哉而某則未能  
也勾稽簿書署名案牘行入步趨進旅退旅伺官長  
之顏色為喜懼尸素而優游者閣下何取焉而某亦  
以為愧也夫鳥俯而啄仰而窺終日經營而不能飽  
莫寄於一枝而有風雨之憂鷹鷂之虞方且槍然而  
飛嘎然而鳴悠然而自得也主人見而憐之網羅而  
得之飲食之振拂之置之華堂之上而日寓目焉視  
其毛羽日益衰光彩日益蔽蓋其樂放曠而畏拘檢  
也故不若任其性為愈爾某之志有類乎此故薦其  
說以終之願先生垂察焉某再拜

上李照磨書

八月三日後學許某再拜獻書照磨彛齋先生閣下  
道之為道難矣哉洙泗諸子親得聖人為之依歸諄  
諄然命之者至矣然其才有高下則其得有淺深如  
天降時雨溥博洋溢而地有肥磽則生物不能齊也  
聖人之道大而公故其發言周而密自今推之縱橫  
反覆無不從容中道當時惟顏子明睿純粹故與之  
言終日不違曾子篤實深潛故獨聞一貫之旨顏子



早沒其學不傳曾子傳之子思孟子其書出而道益  
明自餘傳之愈下則不能無弊豈惟不傳至莊周荀  
卿李斯之徒而後有失也雖親而炙之其語言有不  
能肖於聖人者如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之類是  
也所謂學優而仕者誠是矣而謂仕先於學可乎仕  
者上致君下澤民匹夫匹婦不獲自盡則責有所歸  
其可嘗試哉雖然子夏有為言之也列國大夫世襲  
其任蓋有未學而食祿為政者矣然不明所以立言  
之故使後之急於進者指此以文其不學之過其弊  
乃見爾孔曾思孟則無是言矣開也謂吾斯未能信  
則子說由也謂何必讀書則子以為佞曾子之學自  
格物至於脩身然後推之國家天下子思謂不聞乎  
善至於民不可治孟子曰幼而學之壯而行之其視  
子夏之言大有逕庭矣某有志于學未得其門而入  
者也貧與賤乃命分內事爾先生命之曰仕則未可  
也夫有志於進取者公卿之門形勢之途其足迹未  
免於數數強者則進捍闔縱橫之說弱者則為卑疵  
熾趨之容甚而苞苴之行筐篚之遺蓋不如是則難  
乎其進矣選之以公用之而當者蓋千百而什一也  
先生自洙泗載道而南利欲之私無所撓於胸中奔



走之徒無自紹於門下某每介十賓階而奉清談者  
惟道德性命而已仕祿之言未嘗進也今乃力以挽  
之謂某有知己之道則可矣而於某之心則有未察  
也故敢為矯潔之行以要譽乎環顧其中未見有可  
行者惧蹈夫仕優則學之失耳假之數年得以饜飫  
乎六經優游乎百家叅稽於史傳全鉛刀之利度幾  
一割焉其成與否則天也莊周曰風之積也不厚則  
其負翼也無力以尺寸之翼駕尋丈之風而欲以是  
干青霄薄飛鵬不為蜩鷲之類也幾希矣某何敢焉  
某再拜

荅吳正傳書

大易畫而人文開典謨作而大道著聖聖相傳至夫  
子而大明孟子歿則日以晦矣濂溪浚其源程張疏  
其流朱子放而極於海可謂光前絕後宜其悠久而  
無息也今朱子之書滿天下誦而習之者豈少其人  
能升其堂而闚其室於今幾何人哉去其世若此未  
遠猶且如是則繼今以往其明晦未可知也堯舜之  
道孔子集其大成中雖有晦明無害也孔子之道朱  
子發其大全中雖久晦無害也今朱子之言滿天下  
誦而習之者既多安知不有知朱子如朱子之知孔



子者亦未須預為之憂也竊獨自悲抱朱子之書而誦之若操扁舟下滄溟遇風濤而失楫俛俛乎無所底止方憂已之不暇尚敢憂人哉足下氣質清淑求之於朱子之書凡所誦言既已得其要領矣方且違違若有所不足諄諄若有所求是不自貴夜光之明而欲求熠燿之助也雖然辱交既深固知足下之心無不誠而言無不信來書之云云蓋亦真以為有所未足而欲求之耳貧而求於富寡而求於多固宜矣某之才之學不逮於足下遠矣而且以是來蓋將警省其昏懦鞭駟其驚怯真不屑之教誨也奉教以還

三復吟誦初躍如其喜且惕然而懼故遲而不以書對者有所不敢也今足下以此為疑蓋深惜暗投其珠耳姑誦聞之於師者以復足下昔文公初登延平之門務為儻侗宏闊之言好同而惡異喜大而耻小延平皆不之許既而曰吾儒之學所以異於異端者理一而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朱子感其言故其精察妙契著書立言莫不由此足下所示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之兩言固學者求道之綱領然所謂致知當求其所以知而思得乎知之至非但奉持致知二字而已也非謂知夫理之一



而不必求之於分之殊也朱子所著書蓋數十萬言  
巨細精粗本末隱顯無所不備方將句而誦字而求  
竭吾之力唯恐其不至然則舉大綱棄萬目者幾何  
不為釋氏之空談也近日學者蓋不免此失矣吾儕  
其可踵而為之乎抑愚又有所聞聖賢之學知與行  
兩事耳講問辯詰朋友之職也至於自得之妙力行  
之功他人不得與焉非自勉無所得也某雖愚鈍然  
不可謂無志於此足下於斯兩者涵泳從容精脩力  
踐旦旦有得幸明以告我賜中流之一壺則感責善  
之德深矣

上劉約齋書

道於萬物無所不在用物而中於道與否則存乎人  
均一事也彼應之則非此應之則是非事物之理本  
有是非也入於理有明不明而措諸行事有當不當  
尔昔者聖人與天同道建皇極於上天下之人莫不  
服其睿知而懷其道德與之俱化而不自知其所以  
然雍雍熙熙囿於和氣舉天下無一事一物不得其  
所此不言而教不動而化堯舜之世比屋可封者為  
是故也蓋陰陽運行無息純粹清明之氣常少而錯  
糅偏駁之氣常多故聖人不世出其得氣之清純而



受大任者既立乎其位而化當世矣又深慮夫繼之者未善而晦斯道也故不得已而後立言此其以天之心爲心而亘宇宙同胞其民也孔子之聖適逢天運之失常而不得立乎其位以化當世又憂後世聖人之心不復作也故取前聖之言而折衷之以爲不可易之大經萬世之下道之顯晦則係乎人之明不明而載道之器未嘗不全於天地之間也詩以順情性之心正易以謹事變之幾禮以固其外樂以和其中書以示聖賢之功用而春秋以誅賞其善惡孔子之意豈不曰吟咏詩以養其原涵養乎禮樂以成其德應事則察乎易之幾使知懼於春秋而取法書也易禮樂詩循天理緣人情品量節制猶若有意爲之書與春秋則史官紀當時事實爾孔子恐史之所錄記善惡混澁不足以示懲勸於春秋嚴其褒貶之辭使人知所懼於書獨存其善使人知所法故春秋之貶辭多而褒甚寡書則全去其不善獨存其善而已雖桀紂管蔡之事猶存于篇蓋有聖人誅鉏其暴虐消弭其禍亂獨取乎湯武周公之作爲非欲徒紀其不善也是故羿浞之篡夏幽厲之滅周畧不及之觀此則聖人之志可見矣然則書者紀聖賢盛德大業之



全書爲萬世之師法綽綽乎有餘裕雖火於秦而沒其半未害也後聖人而作史者法於春秋作編年而不敢如褒貶法於書作紀傳而不敢獨存其善而去惡况傳聞之謬誤考察之不精輕信而不揆之於理其誣罔聖賢變亂事實者多矣以堯舜同出於黃帝著於德親九族而史遷輕信以爲堯舜同出於黃帝著於帝紀堯以二女妻舜是從曾祖姑配魯族孫也謂之明德親族可乎以微子之忠賢孔子謂爲殷之仁而劉恕輕信以爲微子抱祭器歸周列于外紀以殷王元子殷未亡而遽歸周是賣國自全之人也謂之仁可乎即二典微子之篇而觀之則誣罔聖賢之罪昭矣諸若此類可勝舉哉温公編年之書其大義間有未明宋子既釐而正之前乎此惜乎猶有所未暇也抑外紀成於劉恕因病之中亦非得意之書歟先師仁山金某吉父生於外紀既成數百年之後而於書逆求千古聖賢之心沈潛反覆覺與史氏所紀者大異於是脩成一書斷自唐虞以下接於通鑑之前一取正於書而兼括易詩春秋之大旨旁及傳紀諸子百家雖不敢如綱目寓褒貶於片言隻字之間而網羅遺失芟蕪繁蕪考察證據坦然明白其於書則因



蔡氏之舊而發其所未備其微辭奧義則本朱子而斷於理勒成若干卷名曰通鑑前編某受業師門昔嘗竊窺一二而未獲見其全書至於病革猶刪改未已將易箆則命其二子曰前編之書吾用心三十餘年平生精力盡於此吾所得之學亦畧見於此矣吾爲是書固欲以開學者殆不可不傳然未可泛傳也吾且歿且命許某次錄成定本此子他日或能爲吾傳此書乎某聞之抱書感泣今既繕寫成集矣吾謂君子之身存而其道之行不行者天也身亡而其書之傳不傳者人也先師學於北山何文公魯齋王文憲公師友之門而北山實勉齋先生之高弟其爲學也於書無所不讀而融會於四書貫穿於六經窮理盡性誨人不倦治身接物蓋無毫髮歉可謂一世通儒嘗有大志於天下而不見用其命也夫平生所著書今或有傳者矣而此編上論堯舜以來皆聖賢功用殆非他書比身沒且十年而未克傳此則人之過也蓋山林之士未嘗光顯於天下雖抱瑰竒人安知而信之必得當世大人君子一品題之然後可以發其蘊而新人之耳目庶幾有信之者韓退之擅一代之名其文可必傳于世島郊湜藉之徒獲交於退之



而其名至于今不朽先生紹魯齋先生許子之的傳而許子之學亦出於朱子則先師未嘗不同其原也先生於文章今之退之也得一品題之冠乎篇端則是書可行于今傳之於後必矣古人非窮愁不著書先師之身亦窮矣而此書則未嘗發於愁也凡憤惋悲切感激奮厲形於言辭僅足發其心之不平而非所以公天下也然而傳者亦多矣今以公天下爲心著書以利後學乃反鬱而未傳則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使未傳之書因一品題之而得傳則先生成人美之心盛矣後學拜先生之賜大矣然其書之可傳否也則惟先生進退之

回南臺都事鄭鵬南澆點書傳書

某北者方獲一識荊州未能從容奉教而除書亟下高步烏府拜別之日殊深快然嗣後屏居窮山幾與世絕詢候之敬弗克尋問便郵以伸彛義惟有江東暮雲領引西望以寓傾向之懷耳即日伏想蓮幕優游履用納福近辱蕭侯傳示教命俾點書傳舊不曾傳點善本前輩方欲辭謝又恐有孤盛意遂以已意謾分句讀素學淺陋不能識知聖經賢傳旨意錯謬必多惟高明正之可也圈之假借字樣舊頗曾考求



徃徃與衆不合今以異於衆者具別帑上呈標上舊  
題爲蔡氏書傳謹按古來傳註必先題經名然後曰  
某人註如易王弼注書孔氏傳詩毛氏傳鄭氏箋未  
有敢以己名加於經上者今羅以通前題曰蔡九峯  
先生書傳使死而有知九峯於地下敢安此僭乎况  
羅以通全竊九峯序意自爲序文昭揭於前而於九  
峯元序附于書後其不知義甚矣某輒以紙重護元  
標乞命善書者易題曰書蔡氏傳庶幾於義而安未  
繇參承即日餘寒尚峭惟冀若時以道自重

與趙伯器書 延祐乙卯

自子敏教授去後不便不克寄書日來想爲學日益  
令祖相公尊履壽康尊父令叔動止咸吉某今歲留  
山中頗得絕人事與朋友旦夕相語溫習舊聞微有  
新得但目力不及而寸心摧阻非向時爲學比其進  
蓋若挽強弩尔思溫一疾竟不起五月十七日已成  
長徃心墮膽裂魂消神喪不知所以自處也始期一  
二年間爲畢室家之願付以祭祀之責而某得以絕  
俗謝交優游山林以俟天壽之命而造物見誅變生  
意料所不及常以人之喜動而務進取者爲不安義  
命而未必遂其汲汲之心某切切務退以求保全所



界賦不欲戕之爾天乃區區各一靜亦不以見界何  
耶今則進退無據後顧深憂將何爲也吾子聞之亦  
能爲一嘆否王希文志甚專力甚勤然每爲虛曠玄  
遠之論而欠循序縝密之功大率得之朋友漸漬日  
固日深遂以爲本所有也數月間痛爲刮除知就平  
實近來年少氣銳喜怪厭常彷彿想乎高大而不知有  
細微每每竒論如此吾子知所向方希文談道吾子  
純粹不絕口固知不爲搖撼否則迷不知復流爲誕  
妄非小失也與希文暫歸城府舟中觀吾子贈行序  
文有訐直之風無溫厚之氣多自廣狹人之意少進

志務敏之心且在我者或未能盡超脫乎此則爲是  
說亦太早計而自欺矣道固無所不在聖人脩之以  
爲教故後欲聞道者必求諸經然經非道也而道以  
經傳傳注非經也而經以傳顯由傳注以求經由經  
以知道蘊而爲德行發之爲文章事業皆不倍乎聖  
人則所謂行道也傳注固不能盡聖經之意而自得  
者亦在熟讀精思之後爾今一切目訓詁傳註爲腐  
談五代以前姑置勿論則程張朱子之書皆贅語爾  
又不知吾子屏絕傳註獨抱遺經其果他有得乎未  
也不然則梯接凌虛而遽爲此訶佛罵祖耳由是觀



之吾子之氣亦少銳歟且序文見褒者則爲太過而  
某平生之學未敢外先哲之言以資玄妙也固疑此  
文有激而然識者觀之或有以窺吾子不可不謹也  
山中朋友從愚成幾微一書多得助所不及欲借前  
大地圖校正幸稟令祖相公得暫付至以備參校或  
希文家人或別有約便實封寄何教授處希文歸日  
必可返璧不致浮沉也此身若拘囚不可復動未知  
何日千萬惜日問學爲正之歸毋負向日歲寒之言  
幸甚

代人上書補儒吏

某月某日後學姓某謹熏沐裁書再拜上獻于某官  
閣下周官自公孤至下士凡八等外取於諸侯內舉  
於學校皆以德以才大夫而下大事則從長小事則  
專達是受一命以上皆得以行所學而遂其志其贊  
治之吏曰史則官長所自辟蠲其課役而使之造文  
書給趨走而已謾不敢可否事漢初用蕭曹爲相國  
而士人皆出於吏是以由吏入官者終漢世不革自  
縣郡佐史斗食吏進而爲公卿者往往多碩德大才  
如于定國丙吉薛宣袁安楊震之徒數十人皆是選  
也然雖爲吏其於政事進退予奪皆得預參廷辨面



爭不專以詭隨爲事是周之吏賤而漢之吏貴矣  
大朝式考古訓自吏擇官故由吏升而爲公卿者不  
可一二數今 聖天子下明詔設科取士而官之德  
至渥也有不得預於此者則使由吏以進夫取才於  
學周制也選官於吏漢法也由儒入吏由吏拜官則  
兼周漢之任人然則今之爲吏者可謂貴而士之生  
斯世可謂幸矣某幼而誦長而習亦思以自治其身  
者有及乎人而欲進無道固知筭門非鼓瑟所也方  
今文運開明茅拔彙征而某猶且佔畢呻吟於窮閭  
之下則自棄甚矣今亦既上名公府而平昔局束固  
守不能自銜鬻立聲譽以動上人之聽而圭竇華門  
儲無儋石故亦無攀援之勢以爲進取之資則是徒  
溷案牘不得自奮也惟明公寬仁愛人汲引後進有  
如不及而某猶且緘嘿不一自鳴則終無可以進之  
日矣伏惟憐而幸之陽和一噓轉寒爲燠使預於斗  
食之列誠冀平日小有得者一試之爾亦豈敢望復  
有升陟如漢之爲吏者哉惟明公鑒之某再拜



許白雲先生文集卷之四

論

學校論

乙巳

三代取士於學校為致治之術後世養士於學校為  
飾治之文治道所以不同者在於學校廢興而已昔  
者聖人有高世之慮絕人之智舉天下而經綸之以  
謂非人材不足以為治而衆人者非教誨鼓舞之不  
足以成其才此學校所由興也自閭里之塾至於黨  
庠術序國學教以三物造以四術尚賢以崇德簡不  
肖以絀惡其教之也詳而取之也嚴是故天下無不





學之人而用者無不材之士以天下之大付於人理  
之而皆求備於學故學校者為治之原也聖人百世  
之師事不師古而徒曰我善為治而不本於學校不  
法於三代吾未見其可也嬴政破滅吾道非毀聖賢  
銷簡編而尚鋒鏑左仁義而右謀詐遂使百世不復  
見三代之善治者秦之罪也秦不足道也繼秦之後  
足以有為之時屢矣將大有為之君時出而習聞其  
說樂為其所為設科擇人而不取於學校其流至於  
以文辭翰墨計天下之士亦陋矣然則使百世無善  
治者非獨一秦也魏晉以變詐攘奪得天下烏足以

知此陵夷至於隋俗益薄而偽益滋道日喪而文日  
勝雖或開學校聚生徒養之不能用教之不法古唐  
宋立學徧郡縣得其名未見其實大抵失於養士以  
飾治爾夫天下之人皆習今而厭古以耳目之所造  
者為常一旦舍其舊而新是圖則將驚駭眩警而不  
知所止事之既失不遠而復可也隳三代之法者固  
秦之罪復三代之古以救秦之弊者實漢之責東都  
光武起自諸生故功成而興學明帝尊敬師傅臨雍  
拜老開學館招經生近古為盛亦不過舉祖宗之舊  
法未能復乎古也其責豈不在西漢乎高祖馬上得



天下間關百戰之餘繼以亂臣叛將承踵接武弓不  
及韞冑不及免已入於長陵之土矣况以溺冠慢罵  
之資輔以叔孫通綿蕝鹵莽之學責人不可求備也  
文帝時天下衣食足可以施仁義而謙讓未遑惜哉  
然則使百世無善治者漢文之過也武帝舉遺興禮  
置博士弟子倡為章句訓詁之學豈經濟之道哉聖  
人之教於此盡矣嗚呼或者以為湯舉伊尹於野高  
宗舉傅說於徒文王舉太公於釣豈必皆學校曰人  
生自八歲皆入小學及十有五年選其俊秀者入大  
學以養成之學校之外豈有遺材乎如伊傅太公之  
倫學成而隱者也堯之舉舜也何如曰陶唐之學其  
詳良不可得聞而堯舜性者也亘古今一舜耳當此  
之時比屋可封則其教化亦可知矣禮樂至周而大  
備非聖人之自私也理也勢也吾故曰為治者不本  
於學校不法於三代未見其可也

### 朋黨論

余讀歐陽子朋黨論洞見小人之情狀嗟乎君子之  
生斯世何其不幸歟愚以為朋黨之禍固小人為之  
亦世道衰而君子少也何也以其可以名指而數計  
也唐虞之民比屋可封可以名指而數計乎惟時小



人則可以數計曰共工曰驩兜曰三苗之君曰鯀堯舜之世指小人之名而數計之足以見天下皆君子而惟四小人也朋黨之論興亦指君子之名而數計之足以見天下小人多而惟數君子也蓋嘗論天人之理一數耳天之氣有陰陽人之類有善惡夫陽生於子而極於巳消於午而盡於亥春夏之時雖或有嚴厲蒼涼之氣不能終日以陽方盛不可奪故也秋冬之時雖或有炎蒸溫燠之氣亦不能終日以陽既衰陰得以專故也以堯之時而四凶人間於其間為善類之玷故務決去若衆陽之消微陰不勞力而已

復於和氣之中矣陰道既盛陽不得而勝之猶國家之運衰聖賢之君不作群小人進用而數君子方欲與之力爭而較勝彼陰邪小人必牽引醜類排抑摧沮無所不至馴致其禍自履霜而至堅冰也君子小人不兩立而寡固不可以敵衆勢然爾且黨之所逮非惟居位食祿者而已下而草茅布衣凡行義有以異乎小人者必皆搜摭而無遺夫舉當世天下之善士至今可以指其名而數之則君子之少可知矣易之為書道陰陽而明吉凶者在夬之上六曰無號終有凶微陰為衆陽所決雖號亦凶也剝之上九曰



碩果不食君子得輿陰盛矣惟孤陽如碩大之果獨存譬君子在上勢雖孤猶為衆人所仰望也聖人之抑陰扶陽蓋如此陽不可絕剝窮則復君子雖少君人者能用之猶可以為善國且將拔彙以進矣在處之何如耳朋黨之禍始於漢其亡國也不旋踵唐不能監之而又亡宋不能監之而又亡嗚呼使唐宋之君知殷監之不遠而觀象以玩辭則不蹈前人之危轍矣

### 雍姬論

祭仲專鄭伯使其婿雍糾殺之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仲殺雍糾甚矣雍糾之不智也國之大事而謀及婦人欲殺其父而先告其女其死宜矣余獨悲夫雍姬之不獲於義也夫非有私憾而欲為賊也奉君之命除逼己者其勢不兩立非夫誅父則父殺夫糾雖為大夫而不如仲之專幾不密則禍立至其言曰父與夫孰親固知謀泄則夫必死身既從人則當天其夫乃不能擇義而以是為問遂至於夫戕而君危惜哉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人之大倫也一事而三者預焉此君子所難言也非常之變遇之者不幸



也雍姬之事非常之變也聖人制禮情之施於所親  
其等殺皆在於服女子在家喪父母三年已嫁則喪  
夫三年而於私親降由是觀之蓋可見矣且父而死  
君命也泄謀而死其夫猶已殺之也然姬非不知親  
其夫也蓋昔日未嘗聞姆師之訓故於大義不能權  
其重輕特卜於母以決其疑尔則未知姬所問之意  
也盍亦告之以三從之義申之以敬戒之言謂父固  
所當親而已嫁則從夫者也以是詔之姬必有以處  
之矣彼以請問之道來乃遽語之以狂悖之語姬以  
為天下之大義誠如是也遂殺其夫而不顧姬之不  
義母之教也且人盡夫也之一言豈惟陷其女於惡  
將使天下後世為人妻而聞之者販易其夫視若奴  
隸意之所適則雖奔誘棄背亦或莫之禁也壞夫婦  
之倫傷君臣之義祭氏之妻不容誅矣雖然此雍姬  
之不幸也夫不可殺而君事不可敗則將視其父之  
死而不救歟使姬而知義其處此也如之何諫其夫  
使辭於君不得命而先仰藥而死不忍見其父與夫  
之相殘也庶乎其可也

說

夾谷可與字說



穎川夾谷君名立字可與聰明人也好學篤志制行  
潔脩言語有章威儀彬彬謂余曰父命以名而友以  
字我子其為我說竊以為君之名若字聖人之言也  
豈容贊一辭而訓詁辭義前脩講之明矣愚何敢贅  
然此經凡六言而目有四其次第淺深皎然無疑自  
學而至於立固已深造進於權則大全矣余觀君之  
以禮律身以義度物其幾於能立而進於權者歟昔  
者聖人使漆雕開仕其自言曰吾斯之未能信夫盡  
心知性以知天苟一毫不自慊不啻為未信也聖人  
其不知人而誰知於開猶不得察其心之未盡者惟  
開也自知之明而不敢必是亦為學者師也知人古  
所難而自知亦不易以余之昏陋企君不可及君明  
於自知則亦以今之所至驗之聖人之言實其虛而  
克其所容守其可而求其未可吾見君之化於道矣

姚原魯字說

延祐丙辰五月二十有七日信安姚君過余揖而進  
自道其姓名字出書一卷授余曰此吾友贈我以名  
若字之說君亦幸以教我余取而讀之有述姚君之  
語曰予名洙父命以原魯代名又贊之曰至哉乃翁  
之字其子也予謂子生三月父命之名禮也盈天地



之間皆物莫不有形與聲惟動物之聲自己出入則  
靈而用夫物者也物之無窮皆欲以供乎用是以智  
者緣其形以聲名之然後天下皆知名是者足爲是  
用命之無不如意焉人之類則又有上下親疎之等  
而以父子君臣之屬名而別之矣然其生也無窮而  
各欲親其親姑謂之曰子則衆人之所同也故假物  
托類私以名其子爲子者亦知此吾之專名也故有  
命呼則唯而起其父兄以是而呼之他人亦得以是  
而呼之自忠質趨文而自卑尊人之禮至於既冠而  
成人者又緣其名取義以字之所以尊其名則字者  
朋友之責而以其名獨歸之父兄亦所以全父兄之  
尊也故曰幼名冠字周道也然周公之於召公原壤  
之於孔子魯子之於子夏猶直名之而未盡以爲諱  
是則古之道也今姚君自爲名而父字之何謂哉乃  
所願則使其子學孔子之道歟蓋洙魯水也魯聖人  
之居也今洙之地非魯矣猶求其原不忘本也聖人  
之道常道爾載之於經克塞乎天下猶水之在地無  
往不有也奚陳迹之尚而必求洙之原於魯乎子在  
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於水見道體之流行  
也夫水漸涵濡潤無細不入其用微矣及流而爲川



瀦而為海震蕩漂泊汪洋漫衍則物之鉅未有過之者道之費不尤著於此乎觀水必求其原學道庸可不探其本乎道之流行無間形於目接於身錯綜於萬事罔或非出於此則統宗會元其有在乎雖然語大而遺細言遠而忘近不知下學而務上達譬之日月星辰皆天也舉棄之而獨指蒼蒼者曰天之全體在是正今日學者之病也抑又有說焉原者水之始也壑者水之委也蒙發於山順而趨下三危之黑水積石之黃流濟之沉伏弱之散渙渭之清涇之濁其始固不可同也及其歸于大壑和比合同始不見其跡無損無益始知其大揚庸沸之泉而曰聞道一日莫已若矣則又非學也且水險物也剡木而乘之放于中流一瀉千里方快於心而操之少懈則覆矣其原則濫觴耳是又不可不懼

雜著

跋潘明之所藏吾立衍書素書

道備於六經語孟學者舍是則無所歸周衰老聃寂先出其言不能合乎中庸然平陽嘗用之於漢蓋其清靜為宗而以柔道行之所守者亦約之故也世傳黃公素書其老氏之徒歟子房千載偉人精忠貫日



月英氣蓋宇宙時然後言動中機會功成志遂明哲  
保身三代而下一人而已自今觀之子房之心學果  
盡得之此書乎昔時圯上授受果今之書乎不必深  
論也明之潘君學道本於經而旁通曲究見素書而  
喜之蓋景慕子房之爲人而併及其書也道在天地  
間亘古今若一賢人君子得之者如合符契惟其所  
遇之時不同故其設施有異爾倘使子房生三代盛  
時亦必興禮樂致文明功業不止如是而已故效先  
覺者當探其心不當泥其迹沙丘之馬牝而黃九方  
臯可謂善相者矣明之之意豈果書云乎哉明之所  
藏本武林吾立衍書衍以小篆妙今世此卷尤可觀  
跋陳君采家藏東坡墨蹟

伊尹元聖一德身任天下其就湯就桀動皆至誠固  
不可以後世常人之心議之也子厚東坡之論亦各  
有所見爾坡翁詞翰絕古今其片言隻字皆可寶此  
紙筆法精妙凜有生氣觀之使人興起陳君其爲天  
下寶之

跋妙沙經

彛倫常典萬世不可變者經也古之聖人法言懿行  
載之六籍而垂示終古者是已明瞿氏之言類名經



其道可常耶否耶吾不學之不知也抑嘗聞釋氏之徒誦其師之言雖不可與吾道合要皆以調伏此心為主而後可以盡其性至於禍福因果則其論之下者也楊德公夢有告以妙沙經且求於人而得之謂善果可由是致然以為世罕有而人或未信也質之於習其道者而信且欲求言余辭以不知而請愈力余謂天下之言雖道不同亦各有理妙沙經之理何在耶吾不知也夫夢生於想與因非想與因則心未有所主故爾昔人夢鹿而得鹿是亦想之類今夢經而得經其想耶其非想耶吾亦不知也

回南臺都事鄭鵬

南浚點書傳書

蓋鄭有讀書凡例之問

某比辱指使點正書傳不揣蕪陋弗克辭謝輒分句讀汙染文籍高明不以為鄙而麾之旋拜書教詞旨謙抑若待君子某何敢當讀書凡例亦非所敢知其少年繆悠為貧賤所奪不能力學故根微源淺所達幾何雖一登碩師之門其所成就如斯而已讀書之法無過熟讀精思詳問明辨無他道也但恐大師宿儒有自得之學非晚輩之所可測識者耳千里相望無由侍立下風即日春莫暄暖伏冀順時為國自重

跋趙閑閑註心經



先王之道以養生送死繼志述事為孝淳熙氏欲以真空悟人而謂亦可覺死者故凡天下之為子者莫不奔走趨事庶幾祖考之一覺於魂揚魄落之後其不靡然而從者鮮矣院判白公飯僧以薦厥考而閑閑趙公書心經以遺之誠足以為孝思之助耶抑遊戲翰墨而已耶觀其表章句義若有自得者則其志或可見矣此卷失而復得子通其實之而觀院判公所以孝其親者而勉繼其志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固不必切切於覺云也

右金正大八年樞院判白某飯僧薦父閑閑

趙秉文亦與交因書心經遺之且自為註釋其卷失之已久曾孫子通為御史掾行部閩中復得之

書菴贊為石抹執中作

典謨訓誥其名為書經史百氏書之類與古今立言浩若淵海學貴博文旁搜遠采智哉君子菴以居之書契以來網羅無遺燕坐斯菴熟玩精索日就月將知至物格萬言叅錯一理混融斥排異說信執其中書亡道存心化神應待變無窮何出非正

北野兀者贊并序



夫道寓有形心妙衆理物無大未有違乎道心  
雖微未始遺乎物也故能全其德者能用物不  
則扞格而不通跌蕩而無據感於外并喪其內  
矣北野蕭侯以兀者自號是全其德而用物者  
與且彼已相形重此輕彼囿於形者也擴然無  
迹物我俱亡達者之觀也自物觀心則心可均  
自私用智則去道遠彼兀者能止以止衆其全  
於德者與或曰莊周所謂道德固同於吾耶侯  
故儒家其名之也何庸夫燭火之光足以繼日  
月之不及桔槔之汲可以濟雨露之未濡彼有  
取焉而取之豈能亂吾所謂道德者哉又曰兀  
者傷於形者也奚可貴彼固曰外形骸而有尊  
足者則侯之意蓋欲愚智晦明以全其德者也  
作兀者贊

魯鄭有人無形心成遊形之內保始之微塵垢不止  
以鑑之明弄之殼中命也不中唯不知務是以輕用  
人以吾全笑吾者衆受命獨正遊心乎德死生不變  
萬物皆一直寓六骸何有乎兀莊周寓言洗洋自恣  
孟軻亦云辭不害志有本如是之取爾

李齊賢真贊



目秀眉揚神舒氣緩妙手描模毫髮無間形色天性  
所貴踐形人見其貌莫知其心我知若人交養內外  
和順積中晬面盎背朝瞻夕視如對大賓力行所學  
無負其身

題趙仲明神

氣清而腴髯漆而踈二十餘年貌肖不渝蓋人可見  
者君之面其不可探者有罔象之珠進之進之無愧  
此圖

趙昌甫詩卷

昌甫以辛丑歲副月魯花使宋大臣阻蔽不  
使廷見拘之他所月魯花病卒昌甫欲自決  
不果囚繫三十六年大兵下江南然後歸  
馬宏不殉王忠死常惠終隨漢節歸亡國折衝無善  
策使星千載日光輝

荅或人問

太極圖之原出於易而其義則有前聖所未發者周  
子探大道之精微而筆成此書其所以包括大化原  
始要終不過二百餘字蓋亦無長語矣謂之去無極  
二字而無所損則不可也太極者孔子名其道之辭  
無極者周子形容太極之妙二陸先生適不燭乎此



乃以周子加無極字爲非蓋以爲太極之上不宜加  
無極一重而不察無極即所以贊太極之語周子慮  
夫讀易者不知太極之義而以太極爲一物故特著  
無極二字以明之謂無此形而有此理也以此防民  
至今猶有以太極爲一物者而謂可去之哉朱子辨  
之精而曉天下後世者亦至矣此固非後學之所敢  
輕議也此外則無可疑可辨者矣非朱陸二子之思  
慮不及也太極兩儀之言圖本於易也而兩儀之義  
則微有不同然皆非天地之別名也易之兩儀指陰  
陽奇耦之畫而言圖之兩儀指陰陽互根之象而言

也易以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  
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圖以一而二二而五五而一  
一而萬者也易以陰陽之消長而該括事物之變化  
圖明陰陽之流行而推原生物之本根圖固所以輔  
乎易也惟以兩儀爲天地則天不可以易之兩儀爲  
天地則四象八卦非天地所能生以圖之兩儀爲天  
地則五行亦非天地所可生也夫太極理也陰陽氣  
也天地形也合而言之則形稟是氣而理具於氣中  
析而言之則形而上形而下不可以無別所謂圖以  
陽先生於陰與太極生兩儀者異此猶有可論者太



極之中本有陰陽其動者為陽靜者為陰生則俱生非可以先後言也一元混淪而二氣分肇譬猶一木析之為二兩半同形何先後之有易之辭簡故惟曰生兩儀圖之言詳故曰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陰陽既有兩端出言下筆必有先後其可同言而並書之乎况下文繼之曰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則非先後矣而下文又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乃先言陰而後言陽此周子錯綜其文而陰陽無始之義亦可見矣當以上下文貫穿觀之不可斷章取義也雖然動靜亦不可謂無先後自一氣混沌其初始分須有動處乃其始也元會運世歲月日時大小不同理則一也其氣之運行皆先陽而後陰一歲之日春夏先而秋冬後春夏陽也一元之運子先而午後子至巳陽也數以一為陽二為陰一固先於二人以生為陽死為陰生固先於死孰謂陽不先於陰乎但未動之前亦只為靜此乃互根之體終不可定以為陽先爾所謂太極之下生陰陽陰陽之下生五行及乎男女成形萬物化生圖中各有次序則是太極與天地五行相離則又不可也陰陽不可名天地前既已言之矣太極陰陽五行下至於成男女而化生



萬物此正推原生物之根柢乃發明天地之秘而反以爲病何其異耶太極剖判此世俗相承之論非君子之言也太極無形何可剖判其所判者乃一元之氣閉物之後溟滓玄漠至開天之時則輕清者漸澄而爲天則重濁者漸凝而爲地乃可言判爾太極陰陽五行之生非果如母之生子而母子各具其形也太極生陰陽而太極即具陰陽之中陰陽生五行而太極陰陽又具五行之中安能相離也何不即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之言而觀之乎所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二氣不待交感而各自生物又不可也

此一節自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作一貫說下安得謂不交感而自化生耶成男成女朱子謂此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氣聚成形遂以形化而無窮真精合而有成而所成者則有陰陽之異其具陽之形者乾之道具陰之形者坤之道又合則又生至於無窮皆不出乎男女也今所問之言果有所疑耶或直以周子之言未當也如其果疑則以前說求之或得其梗槩直以言爲未當則非敢預聞此不韙也待承下問敢以爲復



七政疑

唐堯命羲和居四方考天象推舉分至四中星而知日之所在又言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而知月之所行典文簡古存其大法推步之術未詳西漢天文志始曰日東行星西轉而周髀家有日月實東行而牽西沒之說其論天轉如磨者則非論日月右行者則是自是志天文者轉相祖述以為定論言日月則五星從可知矣唐一行鑄渾天儀注水激輪一晝夜天西旋一周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晦朔朔望遲速有準然則二十八宿附天西循而為經

七政錯行而為緯其說為得之而文公傳詩亦猶是也蔡仲默傳堯典則曰天體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月麗天亦左旋日則一日繞地一周而在天為不及一度月則充遲一日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復有餘分而與日會合氣盈朔虛而閏生典謨之傳已經文公是正而公蓋許之矣意以為日者陽之精其律當次於天月陰精也其行當緩月之行晝夜常過於日十二度有奇是陰速於陽不若二曜與天皆西轉則於陰陽遲速為順合宜蓋亦祖橫渠先



生之意其說可謂正矣然愚以古說校之其可疑者  
有七天體左旋七政右逆則七政皆附著天體遲速  
雖順其性而西行則爲天之所牽爾然有所倚著各  
得循序若七政與天同西行恐錯亂紛雜似泛然無  
統一也日君道也月臣道也從東行則合朔後月先  
行既望則月在日後及再合朔是月之從日爲臣從  
君爲順若西行則日在月前至望後再合朔必日得  
後月是君從臣爲逆二也大而一歲陰陽升降小而  
一月日月合朔此正天地生物之心而陰陽得於此  
會合而以造就萬類者也以一歲之運陰盛乃生意

收斂之時而品物流形舉霄壤之間曷嘗有一息間  
斷哉其所以於盛陰閉塞之時而生生猶不息者正  
以日月之合以繼助元氣之偏也然凡進者陽道也  
生道也退者陰道也死道也日月東行則月之進從  
日之進西行則月之退又符於日之退三也 日月雖  
皆進行比天行不及則如退日月五星無殊金水在  
太陽前後率歲一周天爲最速次火次木惟土積重  
厚之氣夫天體最深故比五星形最小行最遲而二  
十八載一周天若七政皆西行則何謂遲者今反速  
何謂速者今更遲是金水行最遲故一日即退一度



而一歲周天土行最速常及於天木約二十八日始  
不及天一度而二十八歲然後周四也星雖陽精然  
亦日之餘也以日之陽次於天且一日不及一度星  
之陽不及日遠甚而木十餘日土二十餘日始不及  
天一度是木土之精反過於日遠矣五也五星以退  
留遲疾伏伏疾遲留退五段推步姑以歲星言之大  
約退九十三日而留二十三日而遲疾伏共行二百  
六十餘日而復留而復退是行常三倍於退而退四  
倍於留之日然行乃其常而退乃其變也若西行則  
行為退退為行是五星進日甚少而退日何其多六  
也星家步星伏行最急疾行次急遲行為緩留則不  
行退則逆而西此皆以星附著天體而言考也若七  
政隨天西行則天自天星自星不可附著天體且附  
著則為東行矣然則星家所謂遲疾伏皆為最緩而  
不及天所謂留則不可言留乃行而與天同律一日  
皆能過於太陽一度至於所謂退乃更速過於天運  
矣七也由是言之則古法比蔡傳為密文公不可復  
作而吾師亦已下世無所質疑姑識于此以俟知者  
而問焉



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人生無知無能必學而後有所得學者當順遜其志虛心以求專以是為務無時而不敏則所脩者即源源而來矣蓋為學之要甚速人病不求爾苟專力以求之則無時無處非益也其效之速既如是能篤信而深念于此攻之愈深則道之積于身者日盛矣遜志則有細密之功時敏則無間斷之患其來其積皆自此得之古來論學實始於此固萬世之成憲也然而所學果何事耶學為聖人而已聖人果可學而至耶聖人之性非與人殊不過盡人倫之至而已學者以聖人為之標準知其的日行以求其至斷道而不計其功至於聖賢之分量成效之淺深皆自然而然已不得預也一有計較期必之心則非所以為學矣且天之生人也其倫有五曰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天下之達道舉天下之事錯綜萬變莫不畢在五倫之中天之賦人以形即命之以性其類亦有五曰仁義禮智信五者天下之常道舉天下之理枝派萬殊莫不畢在五性之中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人倫物之大者也五常物之則也昔者聖人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



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  
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使教者以是而教  
學者由是而學蓋人倫之外無餘事也五常之外無  
餘理也父子之所以親爲人心本有此仁君臣之所  
以合爲人心本有此義心本具乎禮長幼所以有序  
心本具乎智夫婦所以有別朋友之所以交非心本  
有此信乎五常之理元具於吾心而無少虧人倫之  
事日接於吾身而不能捨此道之所以不可湏臾離  
也此學之所以當遜志而務時敏也五常之道配乎  
人倫雖各有所主然而未嘗不互相爲用父子主於

仁而深愛和氣愉色婉容是仁之仁父母有過諫而  
不逆是仁之義應唯敬對周旋慎齊是仁之禮先意  
承志樂心不違是仁之智生敬死哀事親有終是仁  
之信此子事父之大畧也君臣主於義而以君成禮  
弗納於淫爲義之仁道合則從不可則去爲義之義  
責難於君陳善閉邪爲義之禮達不離道澤加於民  
爲義之智托孤寄命節不可奪爲義之信此臣事君  
之大畧也由是而推之保身以盡夫孝致身以盡夫  
忠細微委曲莫非五常之用也又反而推之父慈其  
子君使其臣亦莫非五常之用也又廣而推之夫婦



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而五常不可勝用矣鈞是人也鈞賦是性也聖人生而知之安而行之衆人則迷而漸遠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明善而復其初然而天下之理豈易窮天下之事豈易周非盡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功不可也自中古君師之職分則敬敷五教之任不出於司徒而切磋琢磨之責全在於朋友或扶持開導獎勸誘掖於人欲未萌之先或攻擊淬礪防閑禁遏於天理既虧之後心之方虛則使戒懼於不睹不聞之際意之初動則使謹慎於已所獨知之時是以講貫乎仁之理明則父子得其正義

之理明則君臣得其正禮智之理明則夫婦長幼無不得其正矣是故朋友之名雖居五倫之後而於學問之事實先朋友之職較之四倫若輕而於學問之功實重學者欲極六四倫之理實盡朋友之道欲盡朋友之道在明夫信而已矣天之道一於誠其流行則爲元亨利貞之德人之性一於信其昭著則爲仁義禮智之綱故曰誠者天道思誠者人道信者誠之異名能盡人之信則可契於天之誠矣朋友講習非信無以成德也其少而失學長而寡聞闒茸迂踈鹵莽穢製雖嘗立於頌師之門歷時淺而用工微環顧



其中未少有得諸君過聽強要而來欲以輔仁內實  
懷愧諸君天資卓犖學有素年若道似畧無相踰  
未知所以奉益也然愚平昔誦聖人誨子路知之為  
知之不知為不知之語深所服膺每欲以信自守講  
問辯析有分寸之知敢不傾竭為諸君言苟所不知  
不敢穿鑿為諸君誑諸君其亦篤於信以求信天性  
敦於朋友以求盡人倫交勸互發非彼得則此得焉  
庶不孤此會也

題節婦朱氏詩卷

余讀禮至昏禮萬世之知壹與之齊終身不改其禮

嚴其辭峻是知夫婦者天地之義陰陽相須容有  
乎故夫死不嫁此婦人守身之大法與及讀儀禮傳  
乃有夫死妻稱子幼而適人之論是蓋不得已而然  
又知聖人制禮為中人立法賢者固不必俛而從也  
婦人之職奉祭祀事舅姑主中饋相其夫君者非一  
端而委身之後守死善道則其大節也世之知義者  
固能行之蓋亦鮮矣古汴朱氏年四十而娶家徒四  
壁獨撫幼女冰蘖自守紡績織紝以供衣食奉公賦  
養其姑甘旨不廢生事死葬皆能以禮辛勤且二十  
年此其生質貞介與禮義合可謂加於人一等矣蕭



君仲堅叙列事實名公鉅儒皆為詩辭以贊其美將  
上之朝以求表厥宅里宜哉雖然朱氏盡婦道而已  
未必求知於人也古者婦人之令不出閨門使朱氏  
復知此義寧不反有愠乎若夫國家彰善之道自宜  
採摭書之國史千載之下聞之而有興起者奚但旌  
顯一時而已哉然則又非朱氏之榮乃國家之光也

詞

次韻潘明之祝英臺

秋思

上簾鈎開硯匣詩興在風柳磊砢曾懷臨鏡謾搔首  
看他冉冉來鴻匆匆歸燕時不再且須傾酒

釣鯿手無柰萬里烟波空舟竟何有未卜行藏心事  
幾凭牖最宜野月穿窻山雲擁戶箇中樂有人知否

蝶戀花

正月十一日

楊柳池臺春信早簾捲東風猶帶餘寒峭暖透博山  
紅霧繞洞簫扶起歌聲杳初試花冠金鳳小鬢亂  
釵橫長怯傍人笑銀燭未殘樽未倒鷄聲漏水頻催  
曉



附錄

學箴

東平王生麟自燕城來求受業於余適余病劇  
昏瞶莫能相告呂道留連僅一載蓋垂橐而歸  
於別也復求一言因書近作學箴呂遺之

聖人在位言行皆道素王無民已任於教天高淵深  
學貴知要繫人一心酬酢之機理備萬物欲流易危  
先民有作唯此之治精義入神匪思不得執辭泛求  
幾逐於物審是之宜惟學之則操之有道有夢斯覺  
闡然日章如追如琢舍心弗全非聖之學行平聲讀



至順二年九月十又七日金華許謙益之父書

元史取學術足以輔教傳後者著儒學傳而金華許謙居其一焉謙字益之世稱白雲先生受學於同郡金履祥履祥學於何基基學於黃榦榦則朱子入室弟子也傳授之正厥有源委故當時登門者以為榮幸東平王君麟踰齊魯涉江淮遠來從先生遊及暮謁告歸省先生懼其荒而業也手書所著學箴以勉之而大要以存心為本吁先生之教人者如此史之所稱信不誣矣既而王君以鄉貢進士典教昌平其所以淑諸人者又豈出乎先生規矩之外哉惜余不及見之嗣子延齡與余同官翰林出此卷求題輒疏其授受所自識諸左方以致景仰之私云耳永樂辛卯三月望日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永嘉黃淮書

右學箴一篇金華許謙先生書以遺其徒東平王麟辭優理至誠有以得乎為學之要今麟之子延齡為翰林檢討用表章之間以示予讀之三復起敬有以見先生教人以道而麟必能造其間奧惜乎未有以考見其成也且予聞麟之



事先生克盡其道居維揚時聞先生歿悲不自勝即為發喪後凡遇生辰忌日必設祭去酒肉不食先生所著有尚書表註大學疏義二書麟又為刻板以傳於此可以見先生之德漸漬於人心者深而麟之所以報先生者亦極其至也傳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麟蓋有焉近世斯道不明教者不以正而學者無其誠有朝立館下而夕相詆訾雖韓昌黎猶不能無憾於籍湜輩矧其他乎求如麟之所為邈乎遼絕麟可謂有道乎哉先生之教於是乎在矣不揣僭踰用敢

書此于後以警夫世之為師弟子者先生字益之號白雲道士元史有傳麟字

領元鄉薦

仕為昌平教諭以終然所用未究其所學可惜哉因書此于卷末以歸延齡宜寶之勿失也永樂辛卯夏五月端陽日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廬陵胡廣拜手謹書

昔聞翰林檢討王延齡先生云其先君從許益之先生學得考亭之正傳先生嘗手書學箴一幅以遺之延齡珍藏于家將終授其甥李公方曙持以示予字畫遒勁沉實非表裏一於敬者



不能作見之不覺正立拉手其辭則以一心爲  
酬酢萬變之主然不能無欲以間之在治而去  
之也學貴知要知要則能守約故其傳萬世無  
弊也學者宜服膺於是焉後學東吳張洪拜書  
理學之在天地間猶布帛菽粟之切於民生日  
用不可以一日舍也舍之則民凍且餒矣雖有  
夜光之珍連城之璧奚以爲故自三代以還歷  
漢唐而宋濂洛諸君子始接洙泗之傳而大集  
於考亭及考亭門人勉齋傳之而得北山何文  
定公魯齋王文憲公二公相師交而又得白雲  
許文懿公傳之然皆藝人也親相授受不失其  
傳考亭之學至是益益明矣予嘗見公白雲集  
一帙讀之恨未全也茲於方伯江浦張公所又  
得一帙讀之未則附錄示門人王君麟學箴一  
篇係以永樂間諸翰林題跋公亦欲予言之蓋  
益嘆夫文懿之言皆諄諄懇到不肯師說真有  
功於理學也公其出而全之豈不深有便於後  
學欲尋文懿之緒餘者哉天順六年壬午夏六  
月既望翰林侍 讀學士直 文華殿後學雲  
間錢溥謹跋



